

湖廣通志

湖

泉

通

泉

平江縣

建儒學記

汪有開

知岳州軍事

湖右之士盛於岳岳之士盛於平江非士能自趨於盛也教養  
 作成之素學校之功居多岳之屬縣四平江為之冠學宮亦冠  
 焉居縣之中得地之陽山明水秀縈環擁抱規模宏偉氣象軒  
 豁堂曰進道閣曰文明齋舍淵然廊廡翬然儀門外崇制度畢  
 備進脩其間日漸月摩蹈德泳仁克然莫不有得此士之所由  
 昌也獨先聖先師之宮因陋仍隘懼將墮焉甚不稱所以奉  
 遷豆供灌獻也官於斯履於斯孰不欲廓而新之顧事大體重  
 方謀訥倥偬遂遂於簿書期會有弗暇及人多亮其力之未卒  
 也南豐魯君鴻子為戶部曹郎有文部劉公夔以其才命提

卷之二  
 五十一

邑始至于境入謁夫子扒而與類而思曰學官其備矣大成殿  
如弗稱何更之未易舉諉之弗敢安也問縣帑則朽如視民勞則  
爾如何所取資獨有力損浮費猛割微俸姑爲之倡意庶幾乎  
然恐不我知者以爲不量已也以爲要譽以厲民也盍請于庠  
臺以聽命焉未幾報可且揮金指俸以侑之於是始決其成邑  
之富者亦樂爲之助經始於實祐甲寅之秋八月落成于冬之  
十一月文彩不施管籥不加卒就厥緒基敞而材良棟隆而宇  
寬輪半奐宇室奩豫祿躬率諸生行舍茶禮濟濟雍雍敬心肅容  
弗懈益恭其有補於教化者其厚已而視其財猶有餘也與前  
舊爲民居以金易其地築爲泮池扁曰詠歸藏修潛思感得夫  
所諸生拱而曰是役也非使介軒先生重道崇儒主張乎真  
上非民曹令公構政崇化興舉乎其下不以迂緩視之則以因

猶廢之矣是豈尋常館榭臺池比哉不可無述盍請諸郡太守  
署筆焉令與諸生士友各以書來辭不容邑因告之曰余方興  
闢貢闈以來四邑賓興之士未迄于成縣令有功于學乃能不  
日成之是可書也或謂孔子嘗欲居九夷未始嫌其陋門弟子  
在陋巷夫子亟稱其賢宮殿之設似非所甚急也吁曾不思聖  
賢之自處者固爾也人之尊夫子者比之數仞之墻不容窺見  
宗廟百官之備獨不當想像其髣髴而可以陋處之手戴冕旒  
披袞衣用王者事顧諄之暗室屋漏而可安乎則夫宗天子之  
宮令之責也崇天子之教責不在令乎宮成教行二三子其何以承  
令之美意何以能無負夫子之遺訓盍相與勉之於是乎書其  
匠役凡幾費用凡幾則不書也矣夫損

石牛蒸記

羅孝芬 邑人

時方無事兵革偃息外戶不閉處之無虞時方多難賊盜群起  
重門擊柝猶懼不免懼則宜防防則宜險險則宜守守則宜備  
慮患之要也國家自宣靖以來寇難繼作建炎庚戌冬劇賊劉  
忠入平江居人罔知所措富室挾高資而適他邦健者携家累  
而匿山谷或作舟楫而泛江湖知懼而不防能因險為守備者  
鮮矣鄉人余國瑞國器聚族保石牛衆皆危之予方偃偃然無  
所適因遇二人余觀其險從而問其所以守國瑞曰置之死地  
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兵法豈欺我哉適契予意遂携家依  
之未幾趙壽之徒至劉忠圍守累月張用曹成馬友之衆縱橫  
左右適他邦者往往困於剽劫匿山谷而泛江湖者幾至盡於  
寇求獨石牛群終磨牙而不得噬求寧團潭因而視效亦獲保  
全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以之時義大矣哉治亂無常利害難擇故書其事以遺後人

忠孝橋記

楊寅眉山

忠孝有祠尚德也橋以祠名所以揭共由之義以濟民行也屈  
子之忠羅氏二子之孝處臣子之難盡忠孝之性廟記備矣常  
試申其義與往來斯橋者共評之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天倫也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天性也自天降生民德大者暴貴才薄者  
暴賤於是夫有王公卿大夫庶人之分焉於是乎有伍兩卒旅  
軍師之制焉相戴相愛相事相使以至今日其生生不窮也曰  
高祖曰曾祖曰父曰子曰孫曰曾孫曰玄孫敬焉愛焉傳焉字  
焉不知幾千萬年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天倫有  
此天性也明乎此盡乎此則謂之人湏更不明毫不盡則禽獸  
矣家之興衰國之治亂世之隆替常必由之嗚呼父生之師教之

君食之使吾儕飽食煖衣休事俯育知有禮知好德知自貴於物此德宜何如報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夫孰無是心哉涉斯橋也式斯廟也相前賢之高風動固有之真機爲人子者必親其親爲人臣者必君其君安行乎人道之常而無淪斃陷失焉是名橋之義也始爲斯橋邑人李氏葉氏各效其有畧無吝意橋在廟之左危圯病涉新而大之遺行者無窮之利亦李氏力焉橋成李氏乞書名橋之義以諭往來者遂爲之記

貢英堂記

楊寅

眉山

宋朝因唐制設進士科以羅天下英才十率三歲詔郡邑貢鄉曲英才天子御集英殿臨軒數貢吁亦盛矣予旣新貢英堂以



紀貢貢之數請于制府復得學田以克貢士義莊儲所入以資  
方來與貢之士就刻于石既成學弟子請記斯堂之所由設寅  
惟五方陰陽之秀載健順五常之善鍾而為人得其天地清明  
純粹篤厚博碩之精者所謂英才也盡天性厚人倫為天下之標  
準惟斯人能之尊君父安國家開天下之太平惟斯人能之位  
天地育萬物成天下之亶亶惟斯人能之則斯堂之設所望於  
連雲幕阜之士者甚大苟以富貴利達為志如聖門所謂鄙夫  
者不敢貢天子亦非所以期於吾邑人也南山有臺詩曰樂只  
君子邦家之光願吾邑之士相與勉焉庶上不負設科之意下不  
負建堂之志云

王文正公廟記

葉通

湖外俗簡樸畏事而皆趨善避惡平江一邑尤為湖外首稱也

久矣昔王文正公宰是邑民甚愛之生爲奉祠豈非公能以德道民於平而不以刑迫其民於險歟公時初仕年又極少夫初則更事無素少則血氣未定公方凝然安靜乃若老官備嘗者賢人稟質固當與常人異耶然公既去平江又監潭之銀場通判濠鄭州王禹偁薦其材可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拜獻所爲文然後得直史館知制誥則是不獨盛德可稱而又當以吏能稱矣其爲民補弊剔蠹鋤其悍頑而作興利政以惠養之意必有風迹可述惜其世遠而不能傳也陋者徒以公爲宰相民所夸羨甚至魑退舍蟻避席亦曰福力使然尤謬妄矣且有功德於其民去而尤思雖狼狽困弊尚不忍忘豈待其必爲大官哉不然彼常所臨莅非不多而獲祀於民何其少也嘉定六年永嘉陳君觀任平江令蓋今之平江又異昔者舊訟始決而所

各經窮通賦適償而追歛無已至於版籍府藏一切廢壞君敏  
於應猝易亂爲整未幾而縣大治則完揭學舍以善道示民公  
祠故在長慶季去縣七十九里君恐其不足繫民瞻也即學前  
建室崇祀本品先大夫皆像於兩旁作四墓詩以調勸之其人  
簡而廉慎而勤碩德盛名如公復出亦一時之盛也夫化不可  
泯而君於感自不待其久而成雖然余謂有風迹可述然必於  
君取之縣有言草連雲二山高踰萬尋衡岳反在其下雲氣異  
物恍惚有無之間可以渺然而賦之矣

忠孝雙廟記

劉一龍

楚俗尚鬼黜其來久矣眉山楊寅治平江公正耿介一以義禮  
訓齊其民四境之內凡誚非鬼祭非望者咸禁止之期年民相  
服其教令乃興起廢墜首事于學宮繼事于杜稷鎮清烈廟顏

圮且隘不能尋丈按縣志有淑濟祠久廢不存則慨然曰是爲  
臣死忠者是爲子死孝者是爲吾鄉邑之望也而若是非所以  
扶世勵俗乃卜地於上公亭遺址之下爰建一廟東祀忠潔侯  
西祀孝烈妃孝感侯廟貌嚴嚴堂堦言言門廡位置悉中禮法  
扁其門曰忠孝雙廟廟之前溪橋圮毀人且病涉理而新之堅  
壯可久扁曰忠孝橋旣竣事以書抵一龍曰願有述願淺陋何  
足與此辭不獲命乃記之曰平江古羅縣也羅水發源於縣之  
南流經縣治北流而下爲汨羅又西北下匯于洞庭屈子沉汨  
羅羅二子沉洞庭則其地宜也方原之仕於楚也以讒見疏徘徊  
不忍去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改  
冀君覺悟秦使張儀誦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  
諫懷王勿行不聽卒死于秦而襄王立復以讒放原於江南又

作九歌天問等篇冀悟君心終不見省不忍其宗國將危亡遂  
赴汨羅之淵自沉以死嗚呼其用心誠出於忠也士見危致命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原之用心故如是  
也羅氏二子死於先秦也父以鐵官沒舟於洞庭女弟携弟徇  
崖號哭不獲其尸皆赴水死嗚呼其用心誠出於孝也親生之  
膝下一體而分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親不得其死吾不愛其  
生二子之用心故如是也欲生惡死人情之常而欲惡有甚於  
生死者夫固有所重也嗚呼人之大倫君臣也父子也降衷秉  
彝誰獨無是惟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利害所怵則處之必有不  
盡其道者凡於所當然而不能引義盡分者皆二子之罪人  
也原之事見諸傳記小夫婦人亦知其烈也羅氏二子史夫其  
傳而錫爵受封實有原封之錫命今楊公又從而昭揭之君蒿

悽愴英魂凜然必有此其類者夫人之所遇不同而制行亦異  
二子不幸處人倫之變其一念之烈雖去之數千百年猶使  
人尸而祝之况忠臣孝子反求乎性之固有各盡其分之當然  
其流風遺俗漸被來世何如哉

社倉規約序

萬鎮

嘗謂周禮一書爲民慮深矣比閭族黨必使相救相期六行教民  
任恤且繼於睦婣之後古之聖人其處已也厚其愛民也至故  
垂典冊以示方來學者讀聖人之書將銘諸心乎抑見之行事  
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貴推而行之可也吾鄉自惟兵革之餘故  
老凋寒習俗頽弊富家巨室溺於商功課利之習又無君子長  
者之論以激奮之利己之念重利人之念輕舉事而有益於已  
則爲之舉焉稍損於已則弗爲也甚至積粟紅腐以娛饑歎宮

其償以厚其直者十室九然也。曾未聞有倡於義舉，吁何薄也。間有稍異流俗，能言義舉，不過曰：堯道路之崎嶇，枉溪澗之瀾漫，以爲往來之便而已。予謂道路未堯，止艱行耳；溪澗未枉，止病涉耳。至於食者，民之命脉，係於斯。一日無食，可也；二日無食，可乎？積而久之，弱者轉於溝中，強者奮臂大呼，相率於盜。嗚呼！總也。事勢至此，以富自足者，可保乎？以儒自名者，不辱乎？嗚呼！念此久矣。因觀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遇大饑，請於官作社倉，建甚德之。其事有懜於予心，欲齊鄉中富而有德者，法而行之。凡與盟者，穀以十斛爲率，十人所聚，穀百斛。擇里中之賢有才者，司出內焉。其法則倣文公摹規，使貧民歲以中下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遂捐。予民不惟民有所給食。

無復變亂之虞古人相求相明任恤之政亦復見於今日顧不  
倍歟因書此以爲同志告幸相與勉而行之

翔輝亭記

羅璧 頁七

交道以究初終爲美故郊迎賓餞必據於禮人生以脩聚散爲  
難故送往迎來各用其情此離亭候館所以設也平江爲郡介  
萬山間泊蒨騷蘭騰芳薦馥阜奇雲勝巖碧豎空仕而來者獲  
倚清碧嘯上公不啻訪秦人洞爲雞犬接村行山陰道爲左右  
映帶美而去者又不啻脫子厚之囚山辭王陽之畏阪也舊飲  
琴勞還歌驪折柳倚寄民間所謂假隸人垣羸諸侯者也州判  
常從仕佐政踰年百廢具興葺橋梁夷道路四境之內跋履忘  
勞乃嘆曰是瑣瑣役無與究圖何以令衆庶見因捐已俸拓地  
市材爲屋十六楹募儲三十日割費五百緡有奇車馬有所隸



國有次墻垣閉閣各瞻其事民不知役爲工告就既成索其  
證余謂國家設臺省風憲路府檢轄官吏疏雪冤滯歲時按臨  
無非奉行天子之寬大郡邑肅將亦曰受人牛羊牧之者封畧  
所加蓋使士勸于學農力于耕商賈不失業於市一日最書騰  
上召棠之思苗犢之懷與經傳所著相爲今古則斯亭之一將  
一迎一觴一詠皆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所寄  
豈但伸曲謹布文要飾厨傳歡使客而已乎風雲慶會還彥搏  
於具瞻詔百官郊迎以示勸賢哉賢哉大夫戒滿知止祖帳上  
都門莫不敬動而驚耀則此州之仕實開先之此亭之集會符  
兆之州判待同寅之志豈淺解哉至扁其堂曰翔輝標其門曰  
敬聚蓋鳳凰之飛必覽德而下館餼之勤皆敬德之昭嗣爲州  
者毋弛前規毋廢後觀則一旬宣之來一符篆之易皆惠愛之

克也其所以聚衆曰德哉州民何其幸州判曰唯遂勒諸堅石也

重建學記節文

李永嵩 大學務

泰定乙丑秋八月永嵩承乏昌水掾猥謁之初歷階則石鼓有六屹立應門彷彿歧蒐之蹟登殿則先哲哲章服五采表著曲阜之儀升堂則講坐崇峻師道以嚴如黜聖丹漆帷幄張御各得其宜詢諸耆老皆曰吾邦侯澄心趙公主倡力也猗歟盛哉然學之廩稍不敵中人之產春秋祭祀賓序月給尚爾不克以有限之儲供無涯之需是果何道而致耶邦侯爲政惟務靜一念學校修理乃分之宜隨以隸籍儒稅謀之長貳志同議合俾協力以復其役曲盡勸勉之道故能上下翕從力優而事集用適而效宏公不斁於務藏私不害於編氓感乎之妙豈言

護之所可殫哉因作而思曰類官豈然固邦侯之功也一新士  
羽日責不在我乎為士者游自於斯誠意正心造德備業日新  
又日新大小成時期為進用可也

重脩儒學記節文

揚齊傳副提舉

平江吳縣學舍舊田諸邑縣乙卯至丁丑十年間學田之租  
或以原兵分其半或以拋荒落其額所入無幾是以廟宇濳穿  
齋廡蕪廢觀瞻弗稱時楊公蘇龍寔主學事慨然以經理自任  
而智於盡力之之同知寇君元德公檄來此楊君力以請寇君  
題之謂幸冷君文煥曰修文廟郡縣先務也子盍勉旃於是冷  
君與楊君同志協議既樽節歲用復預借歲收選委學諭吳公  
與仁專董之其役始於是年六月成於八月其費為錢若干貴  
米若干石而用度猶缺三之一冷君楊君暨羣職吳公振道黃

公功後咸有以補其不足而吳公既躬督工之事迺倍有獻助  
錢以貫計者百其數米不與焉至於往來之資糧屨屨口用飲  
食率取諸其家而用之未嘗以粒干學帑嗚呼其知義也夫子  
公暇因閱其會計之籍心竊嘉之而識其真末如此庶使鄉大  
夫士知當務之為急或聞其風而興起焉則鄉校可以永久無  
廢也吳公字仁仲前知部尚書中奉公五世孫今知揚州後主學事云

忠孝雙廟記

按難不花

忠孝廟祀二閭大夫屈原與羅氏二子按原事楚以讒斥江南  
原作離騷九歌天問等篇其悟君心終不見省原不忍宗國之  
危亡遂沉汨羅以死先秦時羅氏二子以父仕鐵官沒舟洞庭  
其女携弟循崖索尸不獲皆赴水死東縣令楊治齋寅以屈原  
忠臣羅氏孝子創祠於上公亭遺址之下所以激薄俗也歸附

後廟宇漏爛判官常從仕勉附近富戶協濟於是廟宇一新其  
勸忠孝亦治齊意也因記之曰古人為政以崇教化美風俗為  
先務教化莫急於扶綱常風俗莫切於消蠹薄綱常者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倫是也缺薄者高豎頑專把握計陰私亂曲直  
是也有一於此皆數教亂俗之民故古人謹之在宋盛時蜀治  
齋揚公寅尹平江致嚴忠孝雙廟蓋其崇化勵俗之迹也按秦誘  
王入會武關屈原宗臣切諫曰秦虎狼也不可近懷王不徙卒為秦留  
原謫江南憤怨沉汨羅以死昔賢謂忠與日月争光羅氏二子父溺死  
不得尸子女巡江泣索因亦溺死當時皆以為純孝之昭故汨江雖水  
忠孝寓焉雙廟建所以彰君臣父子之大義於風俗誠非小補  
且記語鏗錡可詔萬世按攤不花後治齊七十餘年佐政此邦  
安能舍公軌則他求繩墨哉廟葺其舊碑勒其古一以公所律

平江者善平江世代有更莘人心無古今公雖往政不塵矣後  
公生平江者其義尚存其忠孝尚古其廟建寧不常如公尹日  
哉噫公以一日之仕而植無窮之教則徇其一日者不特於公  
有愧且何以辭於尼原羅氏初建廟李氏葉氏佐費爲多西門  
之振振緝緝者李氏也信積善餘慶矣今葺廟又出李嗣而西  
門端可識已因併書之

文會亭記節文

張天啓 教授

經天緯地曰文統宗會元曰會信知文不可一日開會不可一  
日無也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謝氏曰輔仁不可無  
友會友不可無文又易之兌朋友講習是知斯亭之會者異乎  
諸侯兵車之會迺多士衣裳之會也中州史公文陣雄師也明  
經適用馭邑政事皆自六經中流出脩葺文廟僑修校也勸學

有儆偃絃歌也課務農桑霸勸農也盜賊屏息魯治盜也獄詞  
 刑清暴恤刑也至如田野以闕與卽墨之大夫何以異禁止賭  
 博與薄鄉之希顏何以殊均平賦稅又與何易于督賦不迫者  
 不多讓也凡此者未盡枚舉哉松餘暇則以學之乃卜築于堂  
 之東偏葺荆棘種桃李於旁築基掄材費捐已俸工不役民創  
 建一亭扁顏文會其亭方園十二丈窓戶十數虛明洞達游息  
 於斯其間足以容三十賓日與諸友講磨經史議論斯文非徒  
 爲觀美也嘗自言曰吾欲集王楊盧駱之長爲一人合東西北  
 南之文爲一家豈不以薄澆者益之以敦厚玷缺者益之以渾  
 浩使如百川之水會乎朝宗之海顧不偉與是以理之晦者明  
 士之散者合自非我公障隄末流反刻刻爲而能致是耶儒學  
 教諭吳興仁備述史君政事始終本末屬予作記自惟七十之

叟無聞於世何能而撰斯文也耶辭之不獲龜勉從命於是乎  
書時至正丙戌夏五月也

本朝

重建廳事記節文

鄧霖教諭

國家重承流宣化之任必有廳事以出政令苟圯而不加脩隘  
而不改作其何以聳百里之具瞻起群黎之畏仰哉平江為岳  
壯邑山水深阻生聚蕃息縣之廳事舊制年所歷歲既久且將  
仆壓而不支矣正統初同安韓侯來為令學道愛人推德為政  
而又際 聖代雍熙之盛 穀順成民生咸遂廢脩事舉乃論  
諸僚佐議以克合遂撤而新之爰闢舊址以弘其規鳩工而  
藝者雲集取材而效力者子來經始壬戌之秋學工是歲之冬  
凡為屋數十楹正廳崇麗深廣其廳後之堂崇不及乎廳而



廣稱之左爲幕右爲庫庫之傍爲府府甃以磚石塗以黝望先  
美堅緻上棟下宇各適其宜屋高輪奐華采相輝計其工費鉅  
矣錢穀雖出於官方役則征於民然上不知費下不知勞非善  
於措置能然乎落成之日身合辭謂是舉實吾令長之所經  
畫不可無記以示久遠乃屬予之勒諸石予嘗觀衛文公營建  
楚宮詩美之以秉心塞淵蓋言其操心誠實而淵深則所爲無  
不成矣由是觀之令之爲政固本乎誠而僚佐又以誠應之故  
於是築也成之不日豈非一誠流通之驗也歟侯名清字宗潔  
歷二考多興舉若館付橋溪莫不脩治今又新憲司信其才之  
有爲矣予因記其事并其善政以爲後來勸

大荆驛記節文

戴濬知府

按舊志大荆驛基在令大荆鋪側自兵燹之後者場然瓦礫之墟

矣然驛廢而鋪存歲庚寅則巡撫繁昌吳公廉率江而寓於鋪  
時暑溽勞陋不堪寢處因四顧嘆息以為斯地當湖省南北道  
之要省官牧吏之往來者其無虛日使者相望於道而一憩止  
之所若此吏茲土者能無動於心耶時郡守眉山吳節偕行而  
進曰巴陵湘陰相距幾三百里此地界乎其中若建一驛以節  
往來之勞甚為官民兩利前巡撫是其言迺檄大參稷山賓公  
英憲副雲間郁公文博審度其地而覈實相宜遂疏于

朝蒙可其議銓驛丞趙瑄捧篆來司驛事隸於平江而名曰大  
荆驛焉其經理之費區畫於長岳二郡仍命長沙府經歷盧烟  
岳州府檢校楊信巴陵縣丞馬球分董後事各職承命惟謹即  
設日鳩工市財賃匠恢拓其地勢之宜險僻者平之柞植者去  
之群材咸備百堵皆興前為樓甲為廳東西有廊燕息有亭

繪煨然不浮於度總爲屋五十楹蓋三月而告成至於經制之  
所未備者一委之瑄瑄於迎送之餘漸次脩葺起倉庫成橋梁  
立榜房築街道終始盡力勤勞備至而整井通也望田開團圞  
奇花異草松柏蔬菜之類隨來不植之間生瓜豆之異人咸以爲  
瑞噫天下之事首飾於盛壞之餘者易與新於草創之初者難  
也懋啓開造之基郡守繼而造之迹二公之用心其亦可謂仁  
且之矣昔周官候館由郊而都由十里至五十里宿頓有所廩  
餼有具其法之縝悉無不備也迨至春秋之世鄭子產論晉文  
之霸亦於崇大諸侯之館曰可以時而平路道巧人以時而塗  
八寢唐虞祐甫記滑臺新館謂君子約已而裕人所以陋房室  
而恢賓館古之崇其制也如此則今成斯驛也其於尊使命隆  
客禮便人心作永久之弘故成太平之盛觀端在此矣豈直曰

旣厨傳事過客而已我驛經始於辛卯之冬而畢工於壬辰之  
春記作於今丁酉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之吉

重建忠孝橋記 佛文

方厚

岳之平江縣舊有忠孝橋近在邑西要道歷歲滋久圯於洪水  
入鮮克舉時岳之郡判兵公至見民徒涉履然有感於心思  
新之乃以邑丞包公含能敏於政俾總其事兼出俸金為倡邑  
之士民翕然相勸亦各以其財力相助公尤慮用或不足難成  
厥功乃於聽訟之際閱乎民之延及者情有可矜法有可疑悉  
從寬貸俾就於贖而財用始充遂鳩工琢石經營締構未幾而  
完復為亭以覆之橋高十有五丈廣如之長加廣一十有五尺  
亭五間高丈餘長廣如橋之數木石貞固規模壯麗飾以丹堊  
照輝溪山之間誠盛事也遠近往來者非惟不病於涉抑且有

所憇息而人之德公者深也經始於景泰五年秋中告成於本年冬李董其事者邑之僧古潭也相是役者邑之民劉啓祥喻復初陳叟陳曦陳旻也功既有成不可無述於是耆老陳德遠等以衆感公之惠來請予文記之以示不忘公名昂字致謙閩之龍巖人

雙龍橋記節文

吳樂教論

雙龍橋去縣治西北十五里曰晉坑其山充爲峭拔峯聯嶺屬屹然相向逶迤數十里夾水而下會澗流折北過西合昌水入洞庭當時雨驟至潢汚行潦瀰滿山逕間雖驛騎往來竟日不能濟舊有橋號雙龍按縣志前邑令沈克誠所脩後二子俱登第遂名焉天順間燬于火成化紀元之初郡貳守鎮江胡候昇下車過其處憫民病涉慨欲興復圖之父老而邑之傑者凌仕

敏以脩復自任時有志斯舉者惜以工多費大爲辭聞任敏獨承之莫不驚愕駭異而任敏了無難色經始於是年之春敦護屬功閱八月而始就木之架梁大者以丈餘而其長則二倍其圍之數梁之上甃以石石之上覆以亭東西相距積有十餘丈爲楹二十有四被以陶瓦鱗次櫛比錄其數工六萬有奇左右繚之以闌不朴不華視舊規豎緻弘敞過半任敏尤以爲橋雖可以濟人而旁山多石輿馬往來病焉僦工奄土夷危險而爲康莊落成邑令佐暨予咸舉酒爲慶顧謂予曰公職文字者宜紀之竊惟仁者以濟人爲急抑予嘗過邑之駟馬橋詢其所脩則仕敏之父志昌也嗚呼凌氏何其多賢也與且仕敏年逾四十無子甫念及斯橋而得一子胡侯命名曰橋曰梁沈二子登科凌繼生二子信夫天不爽善人之報彰彰矣樂書此以告後

之言子是爲記

黃華橋記

吳樂

平江黃華原有橋焉當四達之衝歲久漸圯人以涉爲艱成化  
七年春岳州太守眉山吳侯卽行經於茲召仗義爲之父老以  
諭鉦爲舉且曰是嘗相厥父救荒今爲之是特易耳鉦迺築  
石爲墩架木爲梁作亭七間以覆計長之數凡七丈有奇而其  
博則一丈有二繚以周闌飾以黝漆經始於是歲之冬落成於  
明年之夏碧瓦朱甍輝映山谷間由是自縣之東南達於四境  
車馬之往來老稚之提挈皆賴其功無復前日跋涉之艱至是  
鉦乃屬予爲文以記其成嗟夫義者吾心本然之理而其所急  
莫先於濟人之危周人之急若禹稷視人之飢溺亦同是心而  
已但世降俗末人心不古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

意者鉦受付托果能悉心殫力推其餘以濟厥美又所謂好義以忠於上而事必有終者也侯真知急務而導民以其義鉦真體上心而不負所託也歟

吳溪橋記節文

黃華欽縣人

天下之事創始非難而成功固難成功固難而功成於既毀之後爲尤難也去縣治之西七十里有城口今名吳溪溪故有橋橋有石墩墩有輿梁不知起於何年成於何人咸化間義官俞鉦捐貲改造未幾毀於洪水近時僧人圓曉偕邑民陳萬寶王惠慶劉鐸募緣脩砌久弗克就弘治庚戌郡守李侯按臨之日迺面諭義官余秉常秉有秉鈞兄弟協相其事皆惟侯命是從因囑予曰是可嘉橋成面名曰吳溪併爲記其事予由告秉常兄弟亦皆承事惟謹凡此工作肩摩踵接有事于是橋亦



日給不下數十人詎料橋券方成而功虧一簣過者嗟異予公  
暇召秉常兄弟諭之自是秉常兄弟圖終之念益切遂偕募緣  
僧圓曉達觀于橋之故址移建上流百步東接巨石西尋原土  
甃以石脚肇工於弘治辛亥四月之望落成於是歲之秋魏魏  
然共成一券規摹宏壯視昔有加繼今以往可求保其無虞矣  
書諸堅珉爲將來克成厥終者勸

鍾善橋記

節文

姜元澤教諭

事便於衆而費出於已功肇於古而業隆於今仁人君子之用  
心善繼善述之達孝也去縣治之西北六十里許曰梓岡橋西  
通湘陰北接通城東爲驛路南達吳溪寔平江之要衝也其流  
派一出邑之岑川一出湘之志峯兩水合流於此焉會每雨驟  
水漲卽奔激淵湃雖舟師無所售其巧過者隔岸相顧靡不駭

愕趙宋時邑人李性空捐貲砌石掄材覆屋工費甚鉅歲久不能保其成也行者駭愕如舊性空裔孫文會間嘗過此喟然嘆曰斯橋之創吾祖之功懋矣遂偕其子純孫伯仁度費與力工驅石成梁覆屋如故肇工於成化丙申落成於明年丁酉橋成僉謂斯橋之創有三善焉便往來善之積也光前烈善之承也備後昆善之顯以揚也名曰踵善不亦宜乎文會因謝曰唯遂以名橋庠生張懽黃昭道以請記於予因書此以記其實

演福橋記

節文

吳樂

距平江邑治五舍許有鄉曰太平鄉有水派出昌江舊有橋架木爲之故呼其橋曰橫板然屢爲山水衝決間有脩者尋復尋廢率不能爲久遠計天順癸未邑士彭錦伯英慨然有志興復撤其木而甃以石自頓至梁積一丈一尺廣一丈四尺作亭五

以覆經始於是年之秋而訖工於冬木石力役之費悉出於  
已而更以演福名之明年春適予掌教是邦邑使羅公憲因謂  
予曰演福之橋上接通城以詣湖藩橫至本邑以通岳陽他如  
幕阜梧桐諸路率由此往實爲要衝之地橋毀于數十年前  
伯瑛一旦以興復自任且易之以石濟人推惠延於無窮願賜  
之記俾後人知其所自嗟夫天下之害莫甚於水四達之衢莫  
切於橋水非橋不濟橋非人不成故任之有其人圖之有其術  
爲之有其財則害可除廢可興今伯瑛一鄉之傑惻然以民之  
病涉爲念費必給于已力必購於衆不逾年而脩舉數十年之  
廢墜嗚呼後人過斯橋者覩其跡計其功讀予之文俛仰興懷  
可以想見伯瑛之爲人矣

王文正公祠成祭文

黃華

惟公鍾扶輿之間氣挺一代之人豪蚤年作宰平江一時政聲卓異螻蟻避席公德之通乎微也山魃退舍公德之感乎幽也公之善政不可殫紀故其去平江也民立去思祠以紀其仰慕之悅逮夫相真宗也民建上公亭以增其愛慕之實是蓋公之忠誠在已信義在人勲業在於天下後世德之感人也深故民之慕之也切奈何歷世久遠祠亭遷徙廢置無常於公初未嘗有所增損也弘治戊申守李侯按臨屬邑謁視公祠慨然嘆曰先賢遺休祠址日就敝陋可乎迺召義官俞鉅等捐貲重建新祠於邑之北隅侯之用心蓋欲將來尹是邑者知公名德之重不能不起遐思之誠居是邑者仰公德澤之隆不能不展時思之敬顧華何人辱公舊治茲因李侯之盛舉張大其事而捲揚之迺新公廟迺肅公像迺安公靈俾有嚴而有肅有朝拜焉思

所以匹休乎公者播之於民卽公之流芳于後也夫以平江之  
民慕公之德至于今不衰如此則知公之繼緒於平江也蓋有  
在矣繼今以往水旱禱必效則有以措吾民於飽食暖衣之天  
茲公所以陰佑乎平江也疾疫禱必痊則有以登吾民於富壽  
康寧之域茲公所以默相乎平江也夫然則公之廟食茲土也  
與民相爲始終公之錫福是邦也與造化相爲悠久乎江之民  
世世得以享公之德矣豈徒今日得以霑溉公之餘馥哉謹告

姜公祠記

董玘杭州人編修

按平江爲古邑元貞間始改州宋因之我明仍邑論風土則土  
厚水深人性悍直論形勝則背嶽面湖四會之衝論景致則赤  
亭有湖岳陽有樓雲在江之南夢在江之北以故名賢所願遊  
而樂相處夫旣處其地而思有以彌縫其隙振作其機追崇先

哲繼其長不遺其蘄增其高不厭其卑者名賢之壯志也名賢  
爲誰吾郡先進姜君諱元澤字弘仁號咸川領成化丙午鄉薦  
堂茲邑之教者也寔當弘治庚戌以學宮隘淺殿堂逼窄白二  
仲繫陰陽之懷由諸生關造化之論上得三司之明允下獲士  
夫之樂助迺捐俸先其事又董程戶其勞良材集吉辰臨始於  
癸丑八月興役豎楹悉撤其舊積易以新構用竹木瓦甃釘石  
之費以萬計斧之工以千計鋸之工以百千計臺之高以七尺  
計其橫也以十七其深也以十九皆以尋計廟貌壯嚴若無羽  
翼堂室軒敞號舍門隧之堅緻明倫之堂居殿左文會之亭峙  
殿右及七秀峯突兀於殿山之後者皆以增儒林之氣象次年  
八月告成巍巍赫赫觀望具美夫何君疾遽作而訃告焉嗚呼  
蓄厚者發必大來遠者流必長人之於天也固不敢必其報而

天之於人也亦不能泯其功以吾一歲之賢勞僅成一月之逸  
豫是可哀也已嗣是登榮臺憲列職清夢之地皆君善彌縫振  
作急追崇繼長增高之明驗也若夫四三先達如滕子京之作  
素高燕公之樓劉長卿之才久著觀察之地王旦之指業重炳  
楚三閭之汨羅尚清呂岩安之遊思獨絕何莫而非姜君之日  
望諸彥髦也是可賢也已適平江進士蘇石相於君有恩義獲  
幣來京師徵記文其事將旋勒諸珉焉為作丁後一日迎享送  
神之辭云辭不多載





澧州

建譙門記

胡寅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記其實而後備其文蓋心  
 志不怡則銷洋竄則莫娛於聽聞氣血懣痺則其毒疇珍莫適  
 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所樂之意則封疆之界不足  
 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况於墻乎况於開闕而局闕乎仁  
 人君子推已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  
 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鑿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  
 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者且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  
 到天嚴扉重閉金鎖而銅鑲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  
 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契吾圃之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

門蓋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盜涇漢嚴築隄防然後郊與  
市咸得莫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爲有守者决隄召水以自保  
賊旣引去城亦隨陷他口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  
苟活蓬戶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沈甯產蠹糞至  
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卽帥百姓  
脩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  
焉徃徃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皆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  
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閭內外謹闔閭置靈箭以投時樓設角以  
警軍伍則傭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  
告成而民不與焉侯豈爲高節嘗擄不拜偕臣僞赦節義上聞  
卽被褒擢及守是邦慮養凋瘵亦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斷其  
間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懷其民報諸

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言事策謂夫不當為  
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先後遵制度非  
時繼而舉廢異立虛宣白之議者是可傳已侯名薦可字養蒙  
南劍州沙縣人云

彭思王廟記

任續

崇山冠天外界越雋岡阜靡迤如舞如馳渴千里之勢於洞庭  
之野屹瞰郡治茲為彭山蓋禮邦所瞻也廟冠其顛神曰彭山  
世傳為唐神堯子以史考之王名元則字彝貞觀中都督遂州  
嘗以冠服奢僭免久之為澧州刺史更執節厲行求微三年嘉  
祐奉獻陵謚曰思王續嘗聞名山大川主之有神皆命為帝若  
方伯諸侯血食其地握兩賜豐歛之柄以示禍福在理非誣謬  
在湖西古為望郡此山之勝樞壓遠適氣象譎然固神靈所舍

惟神昔以分茅撫臨藩國浹洽惠愛雖前史疎畧用夫其詳而  
斯民懷慕世祠儼存謹按謚法追悔前過曰思道德純一曰思  
太常訂之必有大過人也况英靈烜赫禱應如響享古庇賴奉  
祀匪懈褒典荐至異代爲公侈廣澤顯烈之號神之威顯體用  
可謂有光山川而克勝帝之所命也續簿管於此祗歎廟貌惜  
紀述之闕然懼世禩之益遠因而書之且作詩遣人使歌以祀  
焉其祠曰背仙眠兮芳洲蕩兩榮兮碧流陟崔嵬兮拜神宮跨  
汗漫兮俯文虹浩唱兮擊鼓紛陽阿兮屢舞降神焚兮百和奠  
瑤腸兮綠醕九闕闢兮杳雲旗回風下兮帝子來周覽兮故國  
我與民兮相思靈容兮有稜笑粲然兮翕祥風雨暘時兮歲事  
豐薦鬼囚兮畢方還包洞庭兮三江扞崇山兮防五嶽揚靈  
兮報祀與山川兮久長

澧州儒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  
糾郡二十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并瞻 廟庭未嘗不  
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與校官張公授曰易詩  
書春秋其繫定剛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  
篇亡嘗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載者皆漢儒附意豈可以是以四  
經更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  
閣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廉訪司  
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真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為延燎總言  
是道者故輿屯希曾將復之俾計吏撮其學相直纔五十餘  
曰是所謂時誣而舉羸者也乃下命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

焉凡又得縉委材集王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  
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廷詠郭貫凡至者必  
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措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  
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  
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  
楹周以繞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  
甲湖之南北諸州豈天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邪亦偶然也又  
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  
乎哉然思夫子之道在兩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婦之  
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沔隆  
家必聚耆良俊髦教育乎是蓋循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  
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學廟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去

高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兇放  
堯於崇山實今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顓居巡狩之境內戰  
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道不二百里屈  
原之遂常行吟者故其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脩門  
是皆不可曉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  
張儀謂曰願得張儀爲獻黔中夫以其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  
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科派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  
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尚之豈天時風土有  
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  
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  
千里非密邇也賴朝廷仁不忘遠守上之臣視要荒與洙泗均  
然洙泗也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

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援  
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  
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於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  
是當思之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倪勉其躬  
圖報稱矣廷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  
制誥同脩史姚燧言于鄂之南陽書院於待堂

道源橋記

揭傒斯

澧州西南七十五里有鎮曰余市市之南有津曰道溪溪之南  
有峯曰浮山按郡志浮山于得道是山浴丹是溪故山以浮  
名溪以道名也溪之源發於三門慈利二縣東西泉曲折漫衍  
而東流百里與諸山洞巖谷之水合於道溪又東入於澧溪為  
常澧二州往來之津春夏澧水則溪水泮洞無涯過者病涉



以浮渡又曰余渡蓋市以余姓而渡亦因焉宋寶慶乙酉信慶  
海壘爲趾斷木爲梁以利涉者實出一時草創而後墮且壞咸  
浸戊辰里人屯田總轄李元佐進義副尉梅與祖復輸力於壘  
三趾上爲石杠南不及提積木續之歲久三趾齒於湍而殘缺  
大水至且漂橋木巡檢官責居戶游水取木夜則舉燭火嗷呼  
逐旦水殺復布木以濟往來或失木則號召居戶責其立成民  
甚苦之劉君慨然曰吾居此數世見溪水病斯橋而橋又病斯  
民卒無虛歲苟一日二日無橋則凡往來咨嗟兩岸有千百人  
弗濟焉鬻薪者不至乎市有數十家弗食焉里居者又受責於  
官有百餘家弗寧焉其病若是吾傾吾資以圖求久庶病有瘳  
焉迺發帑命工取石於浮山葺舊增新而爲八趾楚兩堤醜水  
爲九道趾崇二丈六尺廣二丈七尺中爲行半於廣皆石其面

延袤二十五丈有奇上爲屋二十六楹中建閣四楹以奉鎮水之神閣之下爲左右軒右署曰江山有待左署曰風月無邊南北爲門以司闔關建浮屠二範金犀三珠石犀四以壓水惟居道人以備洒掃聽民以賈其上晨合暮散各得其所是役也爲石計一萬二千丈木計五千瓦計十萬工計倍石之數錢計一十萬二千緡始於至順辛未十一月成於至元丙子八月題其橋曰道源以示不忘是溪之名與夫子在川上之意也凡六年之間君冒寒暑忘飢渴而身親臨之心籌目視口吟手書而不  
知罷至一旦之成二州之人與四方賓族過者顧望徘徊笑歌徜徉而不忍去倦者有以休擔者有以弛釣者有以馮出遊者有以觀眺若浮沉魚鳥之樂遠近山川之勝風橋水檝之上下烟林雲壑之變態可一日而盡得以盪人情仁釋人愁思聚精

納粹神恬氣清而不自知其然者然後知橋之功其大者以  
於人其小者以快於人如此嗚呼豈易哉百有餘年以應橋在  
三建而乃克成其克成者任君獨任之力耳使君非獨任而築  
室道傍吾知其不成矣雖成之其多且如前人不能久遠也必  
矣而今而後可以綿久遠垂無窮者君以家視橋則百倍其固  
以遺子孫以遺其民人此君獨任之力之心為難能也君慷慨  
好義又敦尚儒道嘗建道溪書院今翰林直學士謝君記之矣  
郡人歐陽所立又請余記其橋余職在太史且不辭而成其命  
君名世英字茂卿嘗仕柿溪州蒙古家學正子南美西門巡檢  
世為澧人云

車渚書院記

李寓

故晉吏部尚書車公胤澧產也囊登昭著用博雅位通顯晉渡

江諸賢得與清流之目考圖誌可見其美姓猶有存者故清以  
車得名又曰瑩渚云者貴之也異時澄按治此地叶陌署舍畧  
具無何復舊所廟學在車渚者固無恙猶自別曰新州文廟有  
年數矣無廢弗治大德丁酉肅政恒往李公廉治昇禮因省親  
過之乃謀於長官楊君曰吾親倦官輟故梅軒復脫駕渚上君  
亦此土之長人者疇非其崇而不一封殖之况廟學耶楊君即  
奉命梅軒公率士人咸相其役然輪輿僅美越四年李公爲御  
史一再至則殿堂門廡廢壞遂堅繪素炳明弁冕儼穆雖支郡  
下州曾莫敢鴈行齒列自庚子冬迄明年夏五月卽工耆老爲  
御史言相是役者蓋無幾人績用新美則皆梅軒公之勸欣楊  
君孤立一意之所就也郡別駕焦公鵬翼推官薛公文諒議以  
澄旣提撫治更立學在新州渚仍以郡稱於義當用五鄉以文

正公讀書堂故事扁以重清書院而奉武子祠于講堂之西扁  
漢德象賢一時媚學好脩之士得以感慨而興起此院名之所  
以始也御史公嘉曰吾有以壽吾親矣乃舉酒以慶并落楊公  
之成而謝之曰為聖賢植名教為宇宙培人才子之功甚茂而  
子非食其臈者所為乃磊落強人意事可緩而勇於為與當為  
而怠焉者亦少愧矣於是郡文學李寓記御史所以謝楊公及  
耆老所告作興之由以俟方來庶幾怠者進於勇而當為者不  
敢緩其不朽庸可冀也揚君青社人各國禎梅軒公晉山人名  
惠其長子則御史恒莊公庭詠也

道溪書院記

謝端備撰

凡井里有數百家之聚必有巡徼征稅之官亦民所資以為商  
賈者也而教之者合五十家以上則謂之社社而有師至若一

邑之師則謂之諭邑乃有夫子廟群其俊秀而諭爲之解惑授  
業社之師長所自擇具文而已諭或不能皆賢學者又在百里  
之外考德問業不近卽於社則遠徵於諭將何以興之哉於是  
士卽其聚者自爲學學必有夫子廟春秋以祭祀朝夕以講肄  
而曰書院澧陽爲壯縣其征徼之官所治者四而二皆有書院  
道溪一也名隸於官與設官以教者不在焉浮山距縣七十里  
澧之諸山自崇義石門而來磅礴數百里至是若奔馬就繫於  
壙垠之野帖然以伏浮山屹然拔出衆山中溪貫其源幾百里  
東入於澧父老相傳昔浮丘伯得道居山中而浴丹是溪山之  
字浮而名溪曰道跡是故也民之居在山之陰幾千餘家澧之  
士劉君世英以爲他徼官所治皆有書院吾浮山可愧矣乎於  
是同志之士相與相其成田君公孫願以其闢田爲基劉君獨

以其力爲禮殿爲門爲廡爲講堂凡二十七間賈德昭董嚴蕭  
天麟劉世堅曾與有勞焉始於至治之秋至泰定甲子歲二月  
仲丁廟成乃釋菜苜蓿備員國子博士郡邑有以立書院文移  
至國子迺上之集賢以至儀曹或資之以入仕或利之以復役  
以故或從或否獨是書院之設悉無所觀則亦庶乎知遠於寵  
利矣則君之子南美嘗從予同年丘公堂游來京師乞文立石  
以紀其實嗚呼是溪始之得名則遂以學幻言龐者樂謂之道  
今書院旣成士之講習於是者將有所得於孔氏之學而於是  
道也亦庶乎知所嚮方也哉

本朝

建州治記 節文

張禮 教授

大明正統紀元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初年也思民休戚緣乎

守令守令賢則政教興而禮義立斯民得以遂其所故勅三品  
以上近臣舉其才行兼備律身廉謹者任用之時將侯獲與斯  
選正統戊午冬奉 命來知州事蒞政之初察民隱祛弊政禮  
民咸知有所賴矣及觀解字傾側基址狹隘慨然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御製有云公廡朝廷所設祿君子貴賢人分理庶  
務堂實民人瞻仰之所予力欲更新建造而費鉅很大乃以  
其實聞之於 上特允其謀於是鳩材聚石謀度經營徵良工  
揆日作事復於禮陽舊址增基地創立廳宇後堂左右翼以駕  
庫幕司東西列其六曹吏舍前構外門中建儀門凡若干楹以  
次而成興己未冬十二月成於庚申夏四月高下得宜經營  
合式非有才為者莫能也學正王應千戶任謙俾予記以張  
大其事予不辭謹識諸石將侯名肇字孟初淮安塩城人由胥



定興咸陽令 今拜守是郡協贊成功同知橫州攝理判官

胡秉文吏目 君格何清皆集勞可音

重建儒學記 節文

成始終

學自元貞以來一二百年間荐罹兵燹屢廢屢新甲申年

丁部之新城 國朝復於舊址即今學也歲久而敝正統戊

二將公孟初來守 是邦欲撤而新之乃與學正姑蘇朱廷貴謀

議以克合遂鳩工市材作大成殿若干楹東西兩廡明倫堂左

右兩齋庖廩門垣 備葺咸備先聖賢哲雕繪一新經始於景泰

庚午十二月肇斯 舉者惟孟初廷貴二人之勤後來相斯舉者

州同知劉誠馮時 判官楊景吏目黎寶訓導周琳亦勤協贊用

克訖事釋菜且有 日余適按臨迂貴來請記噫今之為郡者區

區案牘期會以為 賢而不知養民為何事為師者越走守令之

庭以爲能而不以學校之爲重孟孟初廷貴之舉可謂急所先務  
得爲政之本知所爲教崇聖人之道矣蓋聖人之道天之道也  
伏羲神農黃帝闡是道之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行是道於上  
孔子明是道於下顏曾思孟傳是道於後苟有異於孔子者非  
吾之所謂道也

利終橋記

劉瑞檢討

丁卯春予事史館瑾矯詔罷歸適今雲南李按察士脩邁於  
禮予表兄弟也士脩要予遊滇之靈溪寺寺之東有橋曰利終  
相與徒步久之乃返寺主僧惠慶者年已七十餘矣居無何橋  
漲以圯慶築而脩之蓋橋之建自唐長慶中始嘗圯于我  
朝景泰慶與其師潤王岳築之至是蓋再舉而始完焉予聞之  
嘆曰治古之時亦有常政民有常業夫王極建于上則環海之

內雲從風偃莫之能禦也當是時吏民之職一脩以樂惡有不  
獲其常而墮墜者其惟斯義不聞於天下雖英君碩佐雅意復  
古然乃偏而不舉者顧有大哉於是吏之政曰其于脍削剋攘  
而民業無餘地矣蓋不獨橋梁病涉然也老者流群五方之  
人而居之刻行苦志乃能聚所有號之曰常任凡寺觀梁道將  
有爲也不假鞭笞之威條舉而條成焉然則不可常者乃所以  
爲常乎豈不重可異也若慶者是已慶特釋氏律嚴斷酒葷唯  
詢經不足凡得於布施一錢寸帛不使費盡歸之脩築而後已  
蓋自肇工以來佛有殿神有門藏經有閣像以銅若鍊者若下  
萬斤南都藏經刻若干萬卷躬往印之以歸病寺崖善朋乃又  
倣古製人石鍊牛鏈諸水鳥橋特其一耳嗚呼若慶之于釋教  
可謂勞且有常矣慶嘗請予記予辭不可請愈力士侑昆季文

以強予予方固辭士脩曰盍記其利終橋何如橋者也先王莫  
之廢也予曰諾哉既乃予以先太夫人憂歸矣然慶之請未已  
也踰禫乃記之俾刻焉以終予誥且以敬夫有常政者

### 文山書院記

李如圭 御史

澧州治南江水中有一洲名仙眠洲之東有書院曰文山者乃祀  
唐校書郎李公之所也公諱群字文山其先人考之傳志紀  
公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詩自適詩筆清麗才力遒健好吹笙  
奕筆翰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親之出南厚延致之六十  
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時休為相公以詩論薦制詞有云研  
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叱奸詞於麗日詩法律於風騷真為不  
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來愈奇詔授文館校書郎即承載  
公居澧讀書於仙眠洲上觀詩有仙眠洲口號長愛沙洲來竹

居著江春樹綠陰初浪翻新月金波淺風損輕雲玉葉疎芙蓉  
夜歌聞濤聚一星幽火照叉魚二年此處尋佳句景物常輪楚  
客書今數百載之下徐覽仙眠風景宛然當時則此洲爲公讀  
書地無疑矣元時好古之士仰止高風於洲上建書院以祀之  
扁曰文山者重之也惜其創置本末無所考稽而院宇淪沒莫  
能振作者已百有餘年矣余忝公鄉後進傾回頗深嘗記昔年  
登第後爲吊公詩有蘭浦英靈知未散餘波願丐二三分之句  
每欲興復書院第以奔走名區弗獲償爲恨正德甲戌以守制  
歸又二年丁丑是年冬十月清戎監察御史高君越按至余以  
興復事託之高君乃屬澧州同知歐陽君席訪尋故址無記辨  
識之者卒之東洲盡處有觀濶亭則前知州白君子俊之所建  
也其地向陽背昧二水夾流林木幽深塵囂隔絕且門堂宏整

氣象雄爽，食謂可以棲公之神矣。歐陽君復爲之展拓，基址構堂四楹於前，以爲禮拜之地。繪飾煥然，乃肖公像於中。專人司香燭，供洒掃，無致瀆褻。爲澧中一勝境也。已知春三月，岳州府推官王君祿來理州政，祇謁之餘，懼其久而無極，請予記其事。余惟豪傑之士必得於山川清淑之氣，而人才之出必賴於國家作養之功。唐以詩賦取士，公生於其時，故極力吟詠，追蹤李杜，竝驅元白。詩集流布，爲後世師。真一代豪傑也。謂不有彭山之高澧水之長，其何以鍾靈毓秀而有斯人出於其間？是澧雖足以產公，而公之名則足以光於澧也。後之議公者，每以湘廟絕句爲言。嘗考元遂初詩話載公經湘妃廟題詩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歸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公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一年之兆，時段成

式志其事後二年公果沒段以時哭之有曾詔重陵事公為白  
目催之句以此証之則湘妃廟絕句無乃一時紀事之詞而公  
性度疎曠不意至此未足多累禮自公去後惟令代禮部左侍  
郎易英得公之糟粕以詩文擅名餘不敢望而公之精靈在禮  
詩章在集今書院之復禮之後進登其堂瞻其像讀其詩安知  
無神會心得繼公而起以名天下傳後世者乎若夫高侍御之  
表章先哲歐陽武守之經畫營繕王節推之徵文垂未咸有功  
於書院不可泯也是為記

義倉記

廓然子鎮國將軍

相廬俞公憲判禮之明年乃成化九年也公性明惠為御史以  
膽氣聞適巡按侍御淳安王公賁以荆南經界未正委公理焉  
境與九谿水定添平麻寮之衛所土軍苗獠六牙間寇故訟牒

之繁飾詞之詐豪右或併於軍屯悍卒或據於民業歷未樂中  
來五六十載巧侵善奪纏綿弗解公爰詢公若向背之情力辨  
亮良曲直之狀由所折肱曾無厭怠僅數旬間釐成四百餘議  
能破其奸言能服其暴人所不敢欺亦不能欺之多以互爭為  
間田或願入官者公悉聽之得田二十餘頃公曰可以惠民矣  
爰稽往古義倉之制繪圖成冊請于巡撫知憲嚴旨吳公琛求  
新劉公敷巡按御史筆亭張公誥分巡愈憲龍溪陳公宏岳守  
眉陽吳公節咸加嘆賞亟令置倉歲以租貯陳公復以久訟不  
決之田一二頃畝斷入之同義舉也遂傍州東水陸之交買地  
一區周圍幾百丈伐木採石前豎坊牌門屋五間中構會計堂  
三間後連左右作倉二十餘間東與神祠西宿守舍他如塔級  
溝道徧甃以石其規模也布列整飭綽然可觀今秋輸租者



符累跡儲以千計出之靡病於久入之轉盛於初信經國之遠  
圖也太學生澧人張繡等欲文碣以載竊惟管仲相齊通輕重  
之權相因化舉馴致霸業李悝佐魏準三豐三儉之制國賴富  
強漢宣晉武常平祖馬姑措勿論試以隋唐義社二倉言之類  
皆驗畝之徵外稅之歛也若彼趙宋之寬醇乾德之隆自行是  
議斗粟仍科於正石之十一尚謂無損於農中李之衰結寄債  
均博允括糶曷足言已今公之義田乃俠之棄田也不煩勸募  
不許校量歲獲周饑貧安可籌救農商之偏弊窒訴訟之端源  
可謂治郡之儀刑也夫以有是心有是才有是政較爾著李朝  
野無假於文明矣然則事功者難成而易壞難成者已成之賢  
乎今易壞者莫壞焉賢乎後茲又得賢守西明鮑公愷毅然以  
保終爲已任勝事之興良足徵矣予慚失學言奚足爲世之輕

重復以樂善君子之同道故忘僭陋妄從實記之以庶諗乎來者

關王廟記

劉瑞

漢之季昭烈伸大義於天下時則有罷虎臣曰關張關神姓也  
諱羽字雲長在昭烈為前將軍漢壽亭侯督荊州事當是時而  
窺漢皇者為卓為布為操為權甚衆也獨操號為雄姦權次之  
然獨畏神之勇也方顏良刺龐德戮操議徙都蓋已威震華夏  
矣漢之興可立而待然卒殞於蒙者天也雖然神之勇可能也  
乃其忠義不可能也忠義可能也乃其智尤不可能也於戲智  
不足以昭大義擇真主雖畢忠所事如荀彧董昭周瑜魯肅口  
蒙董往往佐命自許要之為輔賊耳視神之委身帝冑恢復漢  
室者薰蕕砥玉何如也神嘗有言曰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死

然其言且為之愧服况蘇子者哉故曰神之智尤不可能也神嘗讀春秋左氏豈有得於尊王黜伯之大義者邪不然何其誠之度越流筆若此而卒以顯天下及後世也禮在漢隸武陵郡神舊治也廟祀則宜卑淺墜汚郡人病焉且迎春禡亦都吏率于此從事黃魁氏吳仍實乃合眾創享堂四楹翼以石無宗壙固鮮備椽巨門彩繪髹塼皆自何侯也已乃請于記于惟己已春我毋大夫人疾危甚嘗謂神禱焉已而獲愈因慨然謂之靈響去今千餘載尚赫赫若是當其時可知已顧今群盜蜂起戎馬四奔恐有萬人敵如神者任剪除之責也乃國朝養兵百千年世祿也餉至延至厚顧倉卒有警卒不得一用命者輒假手士兵而士兵之害視群盜反甚焉然盜卒不可平也乃至屋

朝廷懸重賞錦衣爵三品金五千兩募壯士然

亦卒不聞有一人能揮蓋躍馬取群盜之首以報

天子者何哉重為之太息而已故為之記異時有豪傑過焉其將不觀而憤憤而起者乎堂經始于辛未仲夏五月越冬十月訖工相斯役者于澄李淳吳敦輩皆郡人也

忠孝祠記

李如圭

忠孝祠在澧城西三十里許澧水之濱地名停賢渡為春秋時楚相申公而立也公諱鳴世家澧稽之傳志紀公居家以孝聞王欲相之辭不受父曰使汝有祿於國吾無憂矣鳴遂入相居三年曰公勝為亂將往死之父止之不可曰公劫其父鳴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何以得全身援梓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欲賞之鳴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遂自殺後人即墓所立申鳴觀以祀之

宋紹興間改觀名壽光元末兵燹觀廢故址依然 國朝成化  
間有僧人募眾建寺於上徃事湮沒莫能識者正德戊寅夏六  
月余以守制家居偶得澧之故誌始知公墓所在及後人立觀  
之意遂訪尋遺跡即今寺所也寺故無名余因名寺為壽光以  
示不忘惜墓則無存耳乃白於澧州知州葉君士美於寺西隙  
地建祠三間工未訖已卯夏四月適岳州府推官王君祿來理  
州政經畫完美肖公像於中其香燭之司掃除之役則屬之寺  
僧也王君幸歲事之興復懼將來之陸沉請余為文以記之余  
惟士君子俯仰覆載間惟孝與忠為大節之冠定省於庭闈之  
間輔弼於治安之日此特其常事耳惟夫不幸而遇事變之來  
利害誘怵於前為之不可避之不可苟非見定於中倉皇之頃  
幾何不至於倒行逆施也耶今觀申公當君親變故之際正利

害交敵之餘不有定亂無以成為臣之忠不有殺身無以成為  
子之孝而公乃見道分明處之各盡所謂為子死孝為臣死忠  
其以是夫矧周綱靡振列國兵爭教化不明功利是急有公如  
此是能拔起流俗而亦可見文武成康之遺化猶有存焉者雖  
然責備賢者春秋深意公之行固高矣君子尤惜之時不可仕  
則當堅其避世之心禍不可避亦當預為全親之計要之聖賢  
處事權度精切自有見於先而無悔於後也余忝公卿後進景  
仰於千載之下敢輒為說如此抑以告夫吾黨之士使知出處  
之道經權之宜九原可作不知公以余言為何如是為記

名宦鄉賢祠記

劉丙侍郎

澧舊有祠可數椽在儒學東合澧名宦鄉賢而通祀之以春秋  
便於供事楚屬澧姓而是非但澧也名宦唐李公泌崔公瓌杜

公懷李入建李公純黃公甫領李公元則宋郭公達

國朝史公希賢蔣公肇段公勉九十人皆澧守佐位在左鄉賢  
春秋白公善申公鳴晉車公胤唐李公群王宋蘇公庠

國朝張公廷蘭易公英李公通樊公經九九人皆家澧位在右  
秩各不一載在傳誌輿論無異同可以表風俗而勵後人者也  
祠隘復就圯且未有紀述漸至湮沒侍御李君如圭傑然秀出  
澧中大懼祀典弗稱乃白州司新其祠復錄其名氏宦績行義  
以進曰公撫臨吾楚有年今雖改命民無忘公公獨無意於

澧乎敢以記請庶繫澧人之思予於侍御在舊治猶澧於予也

不容以固辭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蓋宦遊其地者即今名  
宦也又曰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蓋生長其鄉者即今鄉賢也一  
者之得祀久矣夫宦其地當福其民民被其澤久而不忘故祀

以報之其不與者恐於民無益也居其鄉當善其俗民被其化  
久而不偷故祀以崇之其不與者恐於俗無補也使或戕民而  
俗被汚焉獲免於戮辱幸矣况可以祀之祠之藩籬哉嘗考李泌  
守澧治有風績民德而歌之卒為唐名臣非有功德於民者乎  
車胤在澧囊螢照書其有鄉譽仕至吏部尚書非所謂鄉先生  
者乎其他以忠以惠以勞以文以才以行著稱於澧視二公相  
上下澧人祠而祀之至于今不廢有由然也祀不祀在諸公平  
日無加損而心之鄉在如此詎可少哉方今

聖神相繼治隆俗美名鄉賢所在有祠況澧為勝地諸公復  
表表偉人後先相望而使其在氏久而放失無聞其誰咎與行  
侍御之拳拳於此也後之宦傭生是鄉者禮其祠慨慕其人取  
其言行而效法焉而不已焉不獨為澧之福是此州之善士而



已則祠與其功而侍御之言雷遠之意不徒然也若祠之  
而復新新而嗣是復葺與凡遵言品物皆有司事茲不詳及

重建儒學兩廡記

節文

張禮教授

灋陽舊學在郡之南元末兵火不存後徙於新城洪武庚戌復  
建於舊址辛亥詔天下郡邑興學校置教官選民間俊秀子  
弟就學維時郡守史希賢始建大成殿東西兩廡櫺星戟門射  
圃堂齋厨舍罔不周備迄今六十餘年頽壓將仆段勳宣德庚  
戌冬來佐是邦首捐已資為倡官民重義者助之有差需美材  
掄梓匠鳩工畢舉東西架一十四間不數月告厥成功噫前日  
棟宇之不堪者今皆翼翼矣前日供祀有所缺今亦裸獻適其  
宜矣學正黃敬訓導葉惠諸生李瓊等德侯之功欲其難泯相  
厲以記其事

重建澧州儒學記 節文

劉龍表 南豐人 學正

澧故有學朴陋罔堪成化庚子秋余承乏視篆顧瞻咨嗟意以  
養身之具且不備何暇於養心耶辛丑歲適鮑侯命工一撤而  
新之舊址低窪以高狹者以廣欹僻者以正通甃以石而平蕩  
可愛焉明倫堂崇三丈廣五間崇廣有制堂之西舊有坑池深  
廣各十五丈歷數月而平堂之後廳兩廡兩厦通七間廂房六  
間以為退講之所且備余祀齋宿也生舍三十六間分為東西  
二號環列廳堂之左右廳之後建射圃有亭焉臺馬路焉繚以  
崇墉植以秀木秩如也大成殿兩廡上覆以板然後加華采之  
飾三齋各三間會饌堂庖所較之齋間之數三之二也戟門之  
外左神庫右神厨其如膳堂之數舊無也櫺星門依然視舊學  
庭之遠學門比舊稍進五尺欲其不逼於城也自殿門直抵

門一目洞視端直軒豁門之外東西兩街亦堯以石周垣則約  
之閣閣楹之橐橐百堵皆與鼙鼓弗勝安可以尋丈計之學止  
及訓道又公廡前聽後寢苟羨苟完凡百禮器靡有不備民不知  
擾後人皆在官之閑民耕夫不知也僉謂不可無記余曰鮑侯  
正學校作州治社學城樓神壇廟宇橋梁驛鋪築堤更路皆規  
模宏遠制度整飭井井可觀華奸弊決訟獄施循良之政探清  
慎之德又在巨筆紀之觀風者來焉侯名愷字德和浙江寧波  
鄞縣人

車渚書院記 鄭文

梁寶 建始縣

書院祠晉吏部尚書卓先生也渚名因美姓而書院以地名仍  
舊號也按博先生諱胤字武子南平人舊書院在州東三十里  
唐李泌所築新城內元燬于兵遺址僅存百有餘年竟無一興

廢舉隊者侍御李國寶刻先生銜姓字於碑表於通衢通侍御  
高公按禮見之乃以事屬有司時貳守歐陽公署郡毅然任為  
之即其舊所崇臺闢址經始於正德丁丑季冬明年季春落成  
倏然而就如神靈然咸謂予密邇先生故宅命書事於石以垂  
不朽記畢更為俚辭使歌以祀先生 慕古道兮汪洋奮鑽研  
兮精詳駒過隙兮晝短寂沉沉兮宵長四壁空兮膏油流螢  
來兮聚練囊德業進兮後又推行能修兮聲名揚矩度兮重鄉  
閭辟召兮求賢息棒檄喜兮動顏色崇階歷兮登廟廊嫉邪兮  
切齒直氣兮凌霜居位寧知爵祿豐捐生惟欲邦家昌幼而學  
兮壯而行生而順兮死而康增嘉山之崔嵬兮渚水明光激後  
學之志節兮仰止門牆歲時崇報兮緝禮儀容儼稜兮高堂牲  
陳兮永與羊樂奏兮宮和商澗蘋沼苙薦兮分芳餼香椒馨奠

瑾觴靈兮忻來故鄉夢招何必僂平陽



山陰縣志卷之二



石門縣

天門橋記 蘇文

張厚 學諭

戊戌冬經始天門橋庚子秋橋成縣令宣差謂予曰吾營斯橋  
 也歷時久而用心勞幸而有成國家之福同僚之賜邑人之力  
 也吾河功之有子蓋為我記諸子惟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罪子產  
 其不知為政杜預建河梁於富平津議者疑其不可然終能有  
 成者事在有志而已難易不論也且天門巖邑古一水經其南  
 溝澮環其後邑東溝澮之所從出泄群山之流而注之江霖雨  
 時至則浸淫渙漫為羈旅所患迨至揮鞭雀躍以涉其衝而幸  
 免於溺者幾希宣差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大府所以通教  
 令於下邑下邑所以奉承於大府騎相屬踵相接而市井村墟

通志卷之十一  
 石門縣志  
 文  
 七十三

叛夫敗婦之絡繹於是焉在予所當深念者也間執轡馬而憚  
於有爲豈居官任職者憂公愛民之心哉迺與同寅協謀鳩工  
度料取石於山市木於林富者出財能者出力歡然赴役大小  
畢至旬月之間畚成而復壞者再焉衆私相與評曰是不可橋  
矣公曰是警我而已我爲民上者事所當先勞以逸於人耳吾當  
勞以逸於後不亦可乎於是爲之益力雨暘之時若經營之既  
久人力旣倍基址益固跨東西而綿亘夷澗谷而坦途橫度而  
東周道往還莫不忻歡爲役逾四年而人靡咨怨爲費幾四千  
而用不告匱覽其上而屋之所以爲游者憩息之所也外而遊  
之所以防遊者之墜也刻其棟丹其楹而青黃之所以娛來者  
之遊翫也士民聳觀前所未有皆曰石門爲縣自隋迄今七百  
一十年之間傾圮數矣其間賢者不過檳數柱構數椽板而



之以苟且而已至於風雨漂搖腐敗淪沒則興脩無常民實病  
之今邑有賢宰不辭其難任其勞舉七百年之曠典而建不朽  
之宏基巨鰲曾巖山哥插立成功於一載期效於百世意欲與  
石邑相為無窮此其用心不亦遠矣嗚呼盛衰時也廢興人也  
昔也千古在前豈無盛時而廢不克舉今也山川有靈民物殷  
阜園乃並岸風景蔚然王道平平求求無窮而今而後有興無  
廢則存乎其人焉豈差名越烈與吾先宰相陰亦有惠政云

官渡橋記

丘堂

石門南鄉群山溪之水合流而下為官渡官渡之路南通武陵  
辰沅北至澧陽公安自前無輿梁無舟楫往來者厲焉揭焉遇  
春漲夏潦則經日而病涉焉里中士田芳叔嘗乘騎過之半渡  
而水瀑至漂乎幾衝溺之不免既免攬轡而誓曰田應貴不能

建一橋者有如此河於是割資徵匠歲累月積石其下以為墩  
板其上以為梁前邑侯延振文見而嘉之具勸之曰板非經久  
計也芳叔感其言遂撤其板而通石之為墩四為水門三為長  
一百尺為工匠費二萬餘緡一出於已而鄉里簿有助者不與  
起自大德庚戌迄至治壬戌九十有三年而後成嘗記之延侯  
屢稱芳叔建橋之功屬予為之記大槩為芳叔之富不踰中戶  
能捐已而濟人則有上戶之所不及延侯云予嘗以王事過是  
橋見其功蹟而嘆自有此水不知其幾千百年無橋幾千百年  
人不能為芳叔能為之使後千百年人安然從几席上過芳叔  
陰功盛德豈比編竹渡蟻而已哉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焉因  
書以為記

建縣治記 節文

周顥 教諭

石門古屬荊州域漢屬武陵陳始置縣以其地西十里有石如  
門故名石門隸澧州 國朝仍之羣峰環聳清流映帶藥山居  
其左赤松峙其右前控桃源北連獠洞實荆南名縣也縣治歲  
久傾圮天順丁丑武清張君觀來尹明年姑蘇孫君鳳復丞佐  
之化行期月政通人和乃重修縣治增舊制作舍兩旁以棲典  
案牘也作儀門鼓樓以肅出入嚴更漏示民有警也至學壇廡  
宇允勝之宜有者靡不整備工始其年之十月訖次年之三月  
高明宏深氣象軒豁僚屬耆老請予書其實以示將來予惟二  
君之為石門有法度綱紀洗故陋如雷動風行百里間可謂得  
人矣然豈多得哉以數十年之廢而作興於數月非賢能之乎  
用述其槩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所觀感云

作新儒學記 節文

周顥教諭

石門學自洪武四年縣丞劉澄經始于邑東正統甲子知縣王茂復增修之故未有記天順戊寅予來掌教事大懼不任以墜教基於是進經生而告之曰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果何為而然哉天之生人也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間者有常事小而一身大而家國靡不有事事也者非人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弗克若天矣保其性事其事所以順天也舍講學其何以哉且天下之事皆人所當為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事之大者也視聽言動周旋食息何莫而非事乎一事不貫天性陷溺也講學其可一汲汲乎學所以事而奉天也事有其理而著於心也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放其心事失統紀也學者所以收其放心也夏葛冬裘饑食渴飲

之所存而事所當然者凡吾於此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  
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諸生於此亦思所謂學者果何事乎  
聖人之立教果何在乎朝廷學立師而教育者又果何如  
乎諸生曰諾敬聞命矣請刻始末於石俾後之人有所觀效而  
作興云



慈利縣

嘉惠廟記

劉子澄

澧水經慈利縣東行七里秀峯崇峻二山東之於卧龍之灣端  
 狀淵連碑瀟漾明靈所喜宅也古廟號嘉惠廟之神惠烈顯  
 應靈顯公者發迹甚異圖誌載乾德中嘗有石浮澧至是磨旋  
 不去忽憑人言曰我故朱梁將武平也征蠻戰沒帝命食茲土  
 其視我所止而祠焉有頃石躍于太學之麓觀者震駭始即石  
 為位號而廟之政和間事聞初命慈應侯二錫而至今爵民有  
 疾痛輒禱輒應敢慢者罰使狂能自咎乃愈縣官以水旱叩厥  
 應如速官吏之號發者懷者時出災警戒之每歲暮春旁數郡推  
 奉咸集謂嘗卜神以袂日降故也道迎至邑必有怪風靈雨隨

嘉惠廟記  
 卷之七  
 文  
 九十七

至已而天宇復晴歌管嗽諫效藝角力更奠迭酌各出方物買  
卷有無然後歸是雖楚俗尚巫神亦神矣子尉澧曰嘗捧臺檄  
詣慈利將返而部止之使攝縣縣敬不可為辭且弗獲償令制  
一款祠下察左右或附耳曰神福令矣余不知也然自是民搖  
相安間虛廬實亘下五百里無旣害北得脫去計假事凶旬爾  
士民依依如久令然也今過祠下且謝且祝始詰左右前語皆  
曰某時見爐燠都覆公體如五色蓋狀故異之子笑曰真偶言  
耳因留私錢數十屬邑士蔡龜鑑龜鑑書來曰廟不加闕而香  
火日繁已率衆施錢三千緡祀之殿廬門庭煥發至樓觀甚偉可  
先生紀述龜鑑信人也不容却乃碑之曰神能以精神動石而  
爲留言之異非生而豪傑者耶按五代梁將傅無武姓豈史失  
傳耶意臨成料敵所願全勝然事不如料者豈少哉進退中矣



節度權分同列忌功偏裨違令又有聲援不繼鄉道偶差餽餉  
衍期士卒道病若是皆足自累豈必指生對敵哉故聖人謹戰  
道加忌將政以器凶事危動履不測耳神始提軍戰鬪得等多  
寡已毋庸考有如仕遭叔季師行險阻數者之患能不粟之殆  
方成敗論人故其中忠義誰錄賴英氣烈氣雖死不死得請于帝  
乃爲楚人之司命帝之賞罰直與世異耶神不幸無成而帝賞  
之然則忠義之感而賞者有不爲帝修耶我朝撥正五閏蠻貊  
且不異內甸光顯于神遭合天道神何憾哉其福此人以勿墜  
帝命焉爾因併作迎送之歌俾求嘗仕茲邑者而書之歌曰陰  
風鳴鳴兮山鳴水號公出遊兮駕雲輿於山椒待公不來兮我  
心則勞忽雲收兮曰美公不來兮顏有喜吹參差兮奠而歌我  
酒旨兮公顏醅陰卒從兮歸山阿巨石兮潤如玉奮得雨兮占

宜粟五厲囚兮珍回祿我民愛兮公之福變心化兮天門開昔  
稽討兮今不來願公撫之兮與我民借實布通兮飽巖密得丹  
漆兮新廟室廟室新兮公忘歸公之邦兮嘗混一而復離不如  
楚民兮世世其休紫霞山兮臥龍水帝命公兮此焉止水長流  
兮山長峙民祀公兮千萬歲

公廟

重建儒學記節文

沈慶僉事

慈利為岳郡名邑雄據上流溪山縈帶峰巒巖壘扶輿清淑之  
氣代鍾賢俊匪由學校教育之功曷克以臻於此且茲學建自  
宣德初而縣尹黃孟舟輩經營相度規創合宜殿堂齋宇鱗次  
星羅餽廩廡舍間連架接第歷歲滋久風雨凌灑棟宇傾欹垣  
壁剝落觀者悵然今縣令張韶始至謁廟之餘因謀諸寮佐學

職者儒鄉老欲捐已俸賞爲倡衆皆聞而樂助營脩於是消吉  
市材鳩工先營文廟門廡次明倫堂齋舍以及神庫牲房庖福  
之所梁棟椽榑之朽腐者易之垣墉甃瓦之頽破者補之丹  
粉藻之剝落者飾之而已材不妄費工不告勞不越月而次第  
以新且釋菜有日子適觀風至邑教諭熊顯率諸生進曰廟學  
有斯公幸至文運之興此其時矣願賜一言予告之曰道之否  
泰固係乎時學之興廢則存乎人昔蜀郡得文翁而學校興蘇  
州得胡瑗而教道著學脩政舉教闡化行爲令者旣知先務之  
當急孜孜以新學校爲己任將不愧于文翁之化蜀揚教鐸者  
又知循循善誘啓迪後進爲己事克紹夫安定于蘇湖政教之  
美無有逾此邑之士子將來擬魏科登顯仕爲上爲國爲下爲  
民光啓前脩流芳後世爲未艾矣若乃以脩營文飭爲美事自

暴自棄為高尚不復實踐躬行期造聖賢闡奧而於脩齊治平  
致君澤民之道又漫不加省而究心夫若是非惟有負

聖朝建學育才之盛心而予與管脩諸君子亦不以此致期也  
試相與勉之

又

金琳

慈利為岳州巨邑學之建也勝國以前漫無所考國初雖嘗創  
建而規制弗稱宣德間縣令光澤黃孟舟嘗一新之歲久頽敝  
而其方向又非堪輿家所宜成化壬寅縣丞嘉定張本厚來官  
以興學為有司首務越明年癸卯本厚適署縣事於是決意新  
之惟恐或後先捐已俸及因民之有事於官者量勸助之得若  
千緡遂卜日之吉鳩工掄材百役交作因地所宜易其方向先  
之廟次門廡刻期就緒慮講堂之隘陋也則廣大之以藏書之

器所也則創立之神厨有所祭具有庫燒宇壘飛簷牙高啜至  
於朽鏝舟艘之飾靡所不備垂成適主簿南昌熊燦繼來同心  
協力以相其事又明年甲辰八月始落成之時寅友鮑志錢玘  
率諸生言於予曰學校再新縣佐之力也子曷記之予惟學校  
之脩不脩實係有司用心之臧否而斯道之明行與否則由人  
才所養之淺深大哉慈學自宣德迄今五十餘稔一新於孟舟  
再新於李厚非其知急先務而用心之臧疇克爾耶夫學既新  
矣吾與二三子出入於斯游息於斯觀殿廡之森嚴興私淑之  
良心而所養必與之而俱新師弟子間交相切磨朝夕淬礪如  
德未脩也思所脩之學未講也思所講之至於大而君臣父子  
之倫小而事物細微之故遠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迤而一  
祖四宗之宏綱要領無非道也必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將見效

用於時必能推行斯道致是君為堯舜之君致斯民為堯舜之民其為名教助豈淺遠哉是為記

慈利儒學記節文

余琳教諭

慈利於殷周為蠻蠻所居秦漢始為縣周建德中為州後復為縣且極荊州域之西偏其間沿革不一學校直存其名物而亦未甚脩舉迨我朝宣德間縣令黃孟舟嘗為之一新歷歲滋久傾歌剝落今縣丞張本厚至慈下車初謀諸縣令韓麟欲脩營之即日剪荒穢定方向捐已俸費因事措置市材鳩工夙夜勤渠材不妄費工不告勞時適主簿熊燦來慈樂本厚之志相與助成之始事於成化癸卯九月二十六日訖其事於甲辰八月二十四日文廟門廡輪奐輝煌堂齋庫廚架構或密予以秩編置慈利諭來官未幾訓導鮑志錢玘同諸生請於予是為記

七里廟記 即秀峯祠也

于隆盛邑人

慈利據岳郡上流去邑東七里許有廟曰嘉惠即武公靈祠公

諱平為宋梁大將時南蠻叛亂殘賊綱常奉命來征卒此太

宗乾德中有一石沉浮沔澧磨旋飛山馮言自跡始震駭邦域

事聞請檄下為方祀政和中賜額嘉惠爵慈應侯宣和更改

封惠烈公開禧加以顯應紹定戊子勅建廟宇嘉定十有六年

復加靈順公淳祐九年封廣福靈應王寶祐四年加封昭顯天

人封曰慈惠咸淳五年改封康正夫人加封協順大元以徵顯

惠祐康濟王加封迨我 國朝懷柔百神追崇方祀改封七里

秀峯神號

丕揚功德猗歎休哉歲月既久而其

殿堂亭廡一是剝落宣德六年辛亥春故尹從祀光澤王公孟

舟鱗次與脩幾五十年前後左右梁傾棟壞瓦竊垣摧觀者悵

然成化十有一年丙申春邑東義營史氏惟琛一日謁神歎曰  
廟既傾矣基既剝矣不知奠食我者為誰衣冠我者為誰武公  
有功為神血食於土寵秩享嘗閱千有餘年視覆罔脩祀典將  
廢即議于祝史李氏承宣愀然任匠求木重建殿九間名曰梳  
洗亭神或有迎必整儀容于斯亭後一間名曰聖母堂人或禱  
謀必誠懇禱于斯殿前三間名曰拜香亭凡往來後者必伸敬  
于斯殿中柱棟廊廡簷楹基臺座位之類咸與輪稱神居規制  
有加於前以歲春丙子日始事越明年丁酉冬甲子訖其工予  
正歷事南畿邑助教翰林李兵唐氏冠義官文氏遠方劉氏彥  
瀾耆老蕭氏迪顛未負為考來徵隆為記碣石詔後鐫頌武公  
出處神妙之休史氏重倫不磨之績如冠華信人千甲徵文容  
辭隆意武公將相當黃石一編公將受歟諸翁八陣公將得



歎洪謨大略之才忠愛節義之性有如長江大川嚴霜秋日無  
古今晝夜易息而其力量操存與造化同流丁蠻寇蹶強邊鄙  
驚竦咽喉存亡之幾臨門剝膚之禍不在南蠻而在蕭牆誰閉  
玉門爲陽關絕患請一丸泥爲王東封函谷公仕逢末季去國  
千里提孤軍親帥師以致討豈不知綏接巨鼎危亡迫切安能  
獨以身徇國而不恤蓋忠義之性根于天而不可屈正吾夫子  
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之意確乎其不可拔者如此旣率  
寮佐次江口峒坪從役將軍羅某判官田某劉某以左右中營  
中書舍人張某趙某監護出兵使者毛某楊某秉越當鋒收敵  
獠黨楊摩作陣拔茅爲箭撒豆成兵遇險艱■乃暴巨蜂放  
毒刺比先破蠻王城而折取其首旣而剿諸峒請降下者四十  
有八剪戢兇惡殄滅姦兇勢如破竹無復齟齬噫爲後挽河沆

兵撥亂反正變左衽侏儒之俗復綱常居食之美於億萬斯年  
伊誰之力纔致滅蠻之効凱奏未遂而中營殞星良可悲也使  
公遇明王遠夷慕德作歌頌歸之秋錫寵膺榮顧無少暇豈復  
社金革而英氣遽埋百草于斯蓋公之所遇者時所盡者忠與  
義也所著者功所留者名與節也公事朱梁何異馬援事漢武  
陵五溪之征張巡事唐死全江淮之義五代之將固無足取如  
公與馬張忠節雄偉可謂古今不常然英特如許魯何少效尺  
寸繼死萬一而其勲績照烈宜爲首功元將按梁將傳無武姓  
而史氏不書載者豈世遭紛更交錯而不暇錄歟抑爲妨功忌  
能過密不紀實歟雖然一時泯其功者人也萬世報其功者天  
也瞰彼英氣托石豁露江潭奮飛秀峯紫霞之麓閩基建祠每  
歲二月二十七日四民請詣市東歇馬行宮棲寓各獻歲時

物更奠報祀三月朔日筮祭擁道迎而明日復送祠三日有司  
特牲醴常祭以開山祈禱二張太保配享廟庭此又萬年不刊  
祀典與天地相爲悠久顧非天意爲報而誰爲他如祈禱禴禩  
叩焉輒應以禦大災以捍大患其責有不可得而辭者尤神職  
所當爲非可誣也正謂生爲名將死爲靈神生死有益於國家  
有益於蒸黎其功可謂大矣而其爲德也盛矣廟自重脩神功  
聖德愈彰威武英靈愈顯史氏雖不調神休於今日於戲萬世  
而天地之悠日月之明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枯功與無磨名  
與同光伊誰默佑歎

天門山詩序

沈鍾

予前三數年嘗歷湖北遵清浪而西解迄今貴州總戎彭公倫  
坐定語及其平生乃知始奮自求定衛之戎行且曰求定僻在

澧之慈利西南隅其山有天門者萃律上倚霄漢中一竅空洞如門旁有十六峯競銜竒巧各極其變態不翅杜少陵羅立似兒孫云者因出其圖示予余諦觀之丹青滿紙宛若天門十六峯歷歷在目烟霏灑灑雲濕襟袖獨惜欠挿羽翮而生風而不能馮淩絕頂以一彈丸下視人世間也越今年南上衡湘復西抵辰沅周迴三千里餘逮至澧方憶往登天門與十六峯相唯諾庶幾乎庸快平生焉者顧其時已九月家遠衣未卽授又況其境雖暑甚亦須挾纊乃始可登用是卒未果忽澧學訓導楊卿手一帙請曰茲天門山詩集鄉近時所彙次首倡自元翰林特制楊公舟其十六峯各與命名賦詩其下一時編脩張公允又總而歌之二公衆慈利人及入我朝從而作者益多卿恐漫滅竟化爲箴中塵而天門莫克以表見于天下不亦重貽山靈

之誦邪爰將饒粹以傳而執事無詩固為闕典詩矣抑又序諾  
天門斯幸矣哉予亟許諾遂仍待制韻強而次之十六峯待制  
詩舊亡其一余卽其命名自為韻而足成焉殆難免夫不知量  
矣抑予聞之地靈則人傑天門十六峯率律竒巧地固靈矣而  
其人以文言若揚公張公絕辭贈多人口言武若彭公控制要  
害茂樹偉績蓋皆將使天門十六峯若益增而高焉者斯其傑  
也乎哉矧今 聖明所在建學校以育人才求定以衛而有學  
焉久矣涵濡乎 皇化中詎知無文武之才之出於其間邪予  
無似謬專學柄庸以是言諸學徒慎勿諉於才難而已也



安鄉縣

宋

范文正公讀書堂記

王仁

上即位之明年詔起殿中侍御史范公處義持節荆湖此道環湖之十有五州聞風凜然靡廢不舉秋九月行縣次安鄉吏奉官牒逆諸境披而視之則文正范公之讀書堂在焉相傳長山朱氏宰斯邑以之而來邑人即其讀書之堂而祠之今二百年矣堂據輿國觀之東隅俯睨澧水梁山藥山陳其前大鯨西湖匯其側舉目數百里如列畫圖軒豁閎爽面勢曠傑一涉其地使人心目澄澈飄飄然有吞雲夢封狼居胥想况遊焉息焉諦古今閱成虧朝夕於是其得於書之外者真與聖賢相伯仲於異世之表豈區區紙上糟粕所可槩見後之日坐廟朝別邪正

安邊疆植勛名表表卓卓昭映簡冊謂非權輿於此可乎御史  
公寒惟伊始以僚吏訪遺跡睇瞻徘徊顧謂邑令劉愚曰自有  
天地便有此境大抵地必恃賢拓而後重人亦寄山川而不朽  
斯堂之設無乃兩極其勝而儷美於無窮者乎顧毀於兵甲子  
一周尺椽莫復其麾從吏捐俸六萬巴屬之令踰冬堂成庭宇  
顯敞舟楫明麗又得耆老所藏遺像模而繪之暨其薙火之奉  
則擇黃冠之慤愿者割田十有餘畝贍焉於是風教所繫縫掖  
羨慕繇家之甄至於郡邑之學洋洋乎盈耳矣漢制率遣御史  
博士循行郡國其為本務固非俗吏所與知者今部使者往往  
以金布刑辟名宦然上之人所以責之叩之者不有在是倘或  
習聞其號而蔽於大體至謂移風俗正人心為非職之任則亦  
漏於是矣仁隨牒是邦始立文正祠於學宮以風勵後進且於



是而有感焉一日召諸生而誨之曰讀書為學者當以文正公為師奉使典部者當以御史公為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文正公有焉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御史公有焉小子識之會安鄉請記於郡郡守霍公第目仁仁獲不辭迺郡群居相與言者而書之慶元丙辰四月既望記

**本朝**

重脩安鄉儒學記 節文

柯薰 池陽人安鄉知縣

天下郡縣咸立學以祀孔子其制已遠安鄉縣學圯久成化九年癸巳郡守眉山吳侯節下詢民隱過謁安鄉學禮殿以弗稱崇祀意欲更新之乃請于都憲吳公琛遂命發餘儲若干石為工石費時邑尹睢陽張瑄儒學訓導西蜀黃志宏胥尚賢敦其事鳩工於甲午秋告成於丙申夏禮殿園廊兩廡戟門櫺

星門黜聖冊漆舉以法遷泮池橋星門外增築正道後新明倫  
堂東西為兩齋并南向齋之東有貯書閣生號次於兩齋兩傍  
東西峙列規模宏偉煥然一新侯為岳守新郡學過安邑新邑  
學侯今雖遷屏翰薰萊尹是邑謁 廟顧瞻久之及啓鑰視祭  
罷咸精緻乃邑人周教授秩官南昌府學時捐貲所造其處  
心迥出人教諭沈藻皆為子誦之諸生請予記其事

范文正公祭田記

劉武臣 叙州人鎮遠府知府

祀事與神明交故先王重之予嘗求之祭法焉而知有功德於  
民者不可不祀也又嘗求之祭義焉而知奉祀者不可不誠敬  
也有宋范文正公碩德豐功在當朝而流風餘韻在來代其不  
可不祀者乎公廟九十有九宣和間用慶師宇文虛中請賜額  
曰忠烈朝旨所臨歲時祭饗蓋當時廟堂典禮之臣準之祭法

行之安鄉公過化之邦也邦人即其讀書之所祠而祀之則以  
義起之也予竊嘉歎其祠下祭田有助誠敬之道焉何也今天  
下郡邑先賢祠有公祀者則其地之官府主之有私祀者則其  
鄉之大夫士主之然而人心難齊一涉具修勢必謹紊誠敬泄  
矣豈先王所以交神明哉惟夫有祭田也則牲帛出斯醴齊出  
斯事事咄嗟可辦所以為吾誠敬之助者不少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吾謂殷周世祿外圭田意義雖所以勸賢亦未或不  
此乎出也公諱仲淹字希文吳郡人仕至叅知政事謚文正累  
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魏國公生纜踰辟而其先贊善公見背繼  
父朱朝散鞠之朱宰安鄉公年幾弱冠亦在行讀書邑治之西  
祠其遺趾也祠且壞慶元間范侍御處義屬有司新之擇道士  
主祠事祠下置田十餘畝贍焉已而有司增至七十餘畝為祭

田祠距興國觀二百武許歷世既久觀道士去其籍而私之岳  
郡倅問君鑑詢祠或以爲言因廉得其實捕道士下獄白於御  
史中丞秦公金素公歎曰文正公祀事懸吾教風壞祭田壞吾  
教風矣其可許哉爾鑑鞫之間倅退而具獄詞以請秦公立判  
所侵田歸之祠論侵者罪如法付有司著爲令田歲聽甸徒耕  
秋穫收其半貯官廩供祀事仍籍其羨克修祠費由是歲時祭  
品一皆田營聚具修間無煩督責宛然先王無言無爭之風焉  
吾固知公將居歆於冥漠之表矣公古今人物第一流有道者  
也入則調鼎迂衡而萬姓安之出則仗鉞秉旄而四夷畏之雅  
意人材多方激發英翹之流頑陶鑄成遠器者若干人如成一  
孫泰山倡一方之經學成一張橫渠開萬世之道學其勵志則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臨事則曰爲之

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不能必備哉言乎姚姒授  
受之奧其究竟乎夫君子行道如行路然見之不明則疑於晦  
信之不篤則疑於踳以是而望其適道道遊去矣公於斯道斷  
斷焉直前邁往自幼徂老由家徂國常變一軌而試夷考焉則  
前數言者如符如券曾無纖杪差遺世之見道不明信道不篤  
而懷貳自詭者乃欲彷彿之何其不自料也然則三代而下名  
卿有道如公者不多得矣故論經濟者則以韓魏公對言之論  
道德者則以程明道對言之胡安定之言曰學者立志當以明  
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伊川謂其孟子後一人而已安定苟無所  
見敢阿所好哉後進之士登公之祠奉公之祀所以秉誠敬於  
景行之餘者自不能已矣於戲祠歷年百餘至范公而始復祭  
由又歷年三百餘至秦公而始復中間建置者氏名雖其時掌

故逸之然嚮往德義如兩公者不能人人而是也可驅率乎哉  
祭田既復之明年安鄉令尹汪君集以書抵予曰敝邑文正公  
祠若祭田建置顛末皆無所於考惟宋侍御新祠事賴王教授  
仁記以傳茲秦公舉祭田於既墜乃可不之傳乎請以記累吾  
子予不荅書再至亦不荅至八九而不休乃即其書尾還之曰  
中丞公吾同志友也數學慕古負弘濟才董中州學政時嘗表  
彰先賢遺跡茲其經畧湖藩道揚教風銳有興革而法理茂敏  
播在輿議者尤為籍甚

天子方重疇若之思隆勳賢之叙 環詔行且來矣吾寓居澧

未嘗一通書問實以嬾不欲為記俟渠歸 朝後為之未晚也

令尹復以書來曰集求記文正公祭田豈得以他說為解乎予  
亦復不荅俄而令尹舟行至澧持問倅書造子所請益堅子無

說為解也序舉其繁俾付之石

安鄉縣志序

汪集餘姚人知縣

志一邑者一邑之書關乎世故亦大矣上麗辰宿下陳疆土中兼制度文物而彙萃之誠天文地理人事之紀非異域食貨類比也使邑而無志則識藩郡史國事志天下者或無所於攷而慨一方故實之不全其可以無作乎觀之一統志安鄉今為岳陽屬邑寔古屏陵地邑志久缺焉愚承乏邑事至欲攷見山川人物古今事實邈無所徵人言自昔無修刺者及索觀郡志惟梗槩僅存乃詢諸邑中士夫獲觀寫本亦遺脫無次因翻謄一過公餘詳加攷訂著因革之未備餘序次之少宜人才仕宦按實蹟而增續之詩賦詞章析倫類而列書之間有拙作隨附其末於名賢古蹟雖經歷者具載忠義大節非正真者不取其風

俗美惡戶口登耗固時勢使然有不得而諱者顧愚謏才愧非  
椽筆第慮往蹟向湮將來刻化之憾復有重於今日勉用點綴  
成編分為四卷姑備攷索抑聞之史直筆也善則特書之不善  
則去之俾嗣此觀者有所感慕興起尤風教所係且將備觀風  
者米烏爰命工鈔梓用壽其傳一展卷間而千百年故實瞭然  
可得容有善而未錄或錄而未備端俟增修君子是正之



未定衛

本朝

建立衛學記

沈慶東吳人副使

孔子之道如日麗中天無所不照宜乎百王尊崇而弗替萬世仰之而莫加所謂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其功則集群聖大成其賢則逾於堯舜自生民以來豈有聖如孔子之盛者歟仰惟

聖朝崇重儒道建學立師以化成天下上自皇宮國都下及州縣閭巷皆建學儲才以資任用未定為湖湘近邊之衛環以慈利居民蜂房聯絡山明水秀近以廟學未稱弗克以奉

詔育育才為缺典守備都閩吉公世英謀於教授徐君參曰學制貴乎高明充爽今茲偏於東南一隅甚非養賢之所時予按

部適至衛之官屬合辭請曰邊方多故廟學未完罪不可追指  
揮周輔有圖一區延袤開廣願入建學鄉之先達太監吳公景  
循子有曰澄者方遣子真孫顯入學因進之曰先公平昔雅  
重儒道遺廳翼屋願捨以建廟學衆咸嘖嘖嘆賞未已既而官  
屬士庶聞而忻然咸願捐俸賞鳩工市材撤而新之不越月而  
巍巍宮庭翼翼門廡丹青黝墨舉以法故堂齋解宇次第完葺  
以至泮池垣墉牲廩庖厨溷溷之所靡不鼎而新之以間計者  
若干楹以直計者若干緡經始於天順辛巳七月中旬而落成  
於是年之冬師生有舍絃誦有聲鐘原有其人樂趨事工不告  
勞可謂文風振作適其時矣徵言以記始末惟文運之興關乎  
世泰聖道之聞實厚彛倫知士知向學俗尚絃歌雖悍猾夷流  
聞風慕義將革心向化之不暇而何有於嘯聚蜂屯之患乎

來遊來歌之士入斯廟也曩乎嚴恭致其誠之如在登斯堂也  
瞻瞻濟濟恪享授教而毋怠荒道傳洙泗教闡伊洛俾孔子聖  
道知日月之昭明求定文風若鄒魯之振起予以掇巍科濟  
任出而以鳴 國家之盛夫若是非惟無負建學育才之盛心  
而經營諸君子亦與有榮矣其勉之哉是為記



世  
六  
卷  
之  
七

古  
文

五  
十

三  
十

九溪衛



九溪建立衛學記

袁軾 教諭

皇明治化無間華夷而崇孔道九武衛特建安邊者一體設學  
 與天下郡庠等猗歟盛哉九溪為湖南要衛特建安邊茲設學  
 校不惟表率蠻夷蓋以武臣戎上之子弟入學其講武待用習  
 文待科者導以孝弟忠信之行政教以格致修治之術然則學校  
 在育材善俗其關係豈小哉九溪據索口之地控十八峒風俗  
 夷獠洪武二十二年因亂置復得中叛始建衛鎮之衛有學正統  
 八年開設始除訓導高選弟子員蘇鼎等八十名始假營房  
 為教堂衛指揮使樂侯解祇奉 德意大懼弗堪九年八月乃營  
 治之西鑿石開基遂捐俸鳩工掄材隨其高下構以學之廟堂

九溪衛志卷之二  
 文

門廡異以四齋越明年必輪奐壯觀學者方有依歸軾以天順  
四年來典庠事又重修之乃具創始本末徵記切惟學校自三  
代以來惟王宮國都及閭巷有學而邊方之學未聞今效邊衛  
有學以崇孔道則文武兼修學者可不勉哉矧學居治右下遠  
清流上環蒼翠山水之佳鮮儂武臣戎士之子第游息其間鐘  
毓英靈而師友朝夕相與講明不外彛倫而已夫彛倫之道乃  
網常人紀即孔子之道也天下一統治化隆洽孔道見於尊崇  
其高大光明譬如天之於萬物無不覆幬豈間於華夷哉治見  
日刮月剝使向之待用待科者因講而聞斯道則知孝弟忠信  
以致其身格致修治以效其用不獨文武人材迭出雖溪峒蠻  
夷亦感化矣是固朝廷建學之意而衛侯之所以仰體  
德意者在此遊是學者相與勗之

重修文廟記

吳琛巡撫都御史

學校風化之源也人倫以之而明人道以之而立賢材由之而出民俗由之而成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莫不以此為先務則世之在官者可視其廢而不振舉耶九溪之地在禹貢為荊州域屬楚古稱索口市即其地也今為岳郡慈利邑界

國朝洪武二十三年設衛以控馭峒人轄千戶所七安撫司一  
正統八年 朝廷初設武學與天下郡學等是衛之學因從而  
建選武臣戎士子弟補其員姑假營房為教明年衛使樂毅相  
地於衛之西北隅築置學宮殿廡堂齋苟完而備第以狹隘弗  
稱恒慙於心成化七年乃得地於通衢之右寬廣高爽宜壯朝  
學顧限職守罔敢專時予承之巡行至此釐具事稟白允令購  
材僦工移造如式彼遂承意率僚佐董正而正同心協力材取

土產工取官後爲捐已俸計日經營建大成殿東西廡各五  
間以居 聖賢前戟門靈星門各三泮池一庫房座坎各備殿  
之西建明倫堂五楹與賢育材二齋亦各五堂之前內門三外  
門一學官廨宇一所生徒號房兩連殿堂覆瓦甍黝望丹青  
隨施盡美惟壯軒豁誠邊地之偉觀也始工於七年七月訖工  
於明年十月九月用木瓦磚灰總若干計皆不職俸資與公幣以  
助成之錙銖不微於下分巡僉憲陳君宏勳於理政公於旌能  
乃謂是學之成整之功居多不可泯之爰命署學訓導唐崇謙  
其事實欲予言記之予惟李唐盛時屯營飛騎莫不有學亦旣  
致治道之盛矣 聖朝建國育賢曠隆前古京衛設武學雖金  
貂之貴皆從而請益外衛設儒學雖戎士之俊悉得而進身俾  
讀書以明理學文以講武教化之施如雨露之榮草木不以彼



此有間如江河之潤地土不以高下有異化武悍而賢  
而鄒魯衣冠文物實並成周而軼李唐是學之士儒  
於斯者豈當何如必幼而學也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  
大學之基本壯而學也察夫義理措諸事業以收小學之成功  
行於家爲孝子立於朝爲名臣寄乎民社爲廉官處乎鄉黨  
爲善士則斯文慶幸而斯學之設爲有光矣若徒託身於學而  
志大無成竊祿於官而名節不立恣睢放曠其同草木則非今  
日興學養賢之意也藏修者究心無忽

科貢題名記 節文

王言 本衛舉人

九溪界荆楚之邊徼在唐虞三代聲教之所不及歷漢唐宋以  
來不過稱爲棠口市而已樹爲衛而隸以所肇於洪武二十三  
年而學校之設則始於正統八年也于時科貢之制通行郡縣

而邊方之學有科無貢成化丙戌太學士李賢奏開衛貢定以  
歲月淺深為次科貢入同蓋始於茲然方是時人尚怠於進學  
而以賄告免者多矣掌印揮使樂侯輝祇承 德意罔不作與  
自是後知皆務學而進不已閱歷至今掌印揮使吳侯綬駁  
尚儒術愈加激發是以人才輩出稍稍有成自成化至正德登  
甲榜領科舉應歲貢前後得若干人嗚呼九溪邊地也人皆武  
弁也昔無科貢而今迺有非樂侯作興於前吳侯激發於後安  
致是哉詩曰豈第君子遊不作人此之謂也謂科貢題名無記  
屬予記之不敢以固陋辭竊惟諸友之所以應科貢者當于其  
實而不于其名庶無愧焉先正周子有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  
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味斯言也大凡應貢者固  
不可以貢拘而得科目者固豈徒倚致哉要在求諸心而已

故未達歟必思所以善學之方所以窮經而猶必本諸道  
實以為修身之要及則當其事必當為其事在其位  
謀其政與九性分職之所當為者無不一一而為之以承  
負於學而後已夫如是則實勝矣實勝則名益彰矣而德業由  
以成焉事功由以建焉天下國家賴以安焉斯亦既有補矣尚  
副 朝廷設科開貢之意而體衛侯作興激發之盛心也哉

指揮樂公祠堂記 節文

喬遷 本衛舉人

九溪前任衛指揮使樂侯齋其先鳳陽定遠人謀勇過人自正統  
年間視篆以來餘三十年令行禁止漢土官軍罔不率服政通  
人和百廢俱興城垣則易土以石串樓則易草以瓦學校公倉  
倉庫營房街道關梁驛鋪與九武衛之不可無者次第更新之  
遺蹟宛然在目赫赫若昨日事今去公幾五十年向未有能祀

文  
百  
五

之者正德乙亥冬湖省按察僉憲濮州高公顯抵衛考閱武備  
歷覽城郭署治管屯之盛為諸衛冠詎知皆公所恢張咕咕  
賞慨然有錄遺功之意用訓導謝君唐生負滿志所請始建祠  
祀公助費銀十兩命掌衛事揮使吳侯綬卜地治東命公嗣  
孫貫董其役柳子云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公憲公是舉豈  
非所謂興于仁知之心而示報德者歟貫遂始役披剝蠲取  
土木金石徵工儻功與吳侯助費銀八兩其餘金幾百金皆貫  
自掬官俸及私儲所成經始於正德丙子春落成於戊寅秋正  
堂三間大門三間小門一間墻以垣之門外枋牌一座榜曰樂  
公祠而公像在茲凜有生氣夫五十年因循之闕典而成于談  
笑之頃若神異物陰來相者豈非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  
泯者乎貫志在祠其德之始末微予記命工刻之

萬工橋記節文

馮清冠帶儒士

九溪衛城南去三里許有一溪乃索水之支流也自來杠梁未  
建軍民病涉迨至成化庚寅前衛長樂侯廢乃建石橋一道計  
工至千名之曰千工橋歷年既久遂至傾圮今衛長薛侯洪於  
弘治甲寅乃捐已俸備倩工匠盛積其石料增廣其遺址重建  
興梁工倍其十而更名之曰萬工橋橋成厲余爲文以勒諸石  
余固辭弗獲乃曰昔孔明之治蜀也首官府次舍道路橋梁莫  
不繕理而民不告勞王周之爲刺史也因見橋壞覆民租車周  
曰橋梁不備刺史過也仍償民粟治其橋梁是二公者則庶幾  
乎先王之政矣今薛侯舉此廢墜不役一夫之工不獵一人之  
利乃費已資而經營之自今伊始車馬者得免病涉之苦負荷  
者幸無揭厲之勞但見稱頌謳歌紛紜載道而薛侯爲政風猷

益隆益茂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猗歟盛哉頌曰 有水冲  
融 有橋臥虹 孔曼且碩 適當要衝 往來于斯 咸被  
其功 謳頌洋溢 遐仰仁風 伊誰之力 獨賴於公 簡  
在 帝心 福祿攸降 釐爾子孫 振振斯螽 繼世而立  
無替無窮

九溪徇志序

袁賓本衛舉人

夫輿圖有志固王政之所寓實王化之所關誠不可為苟焉以  
視之具也嘗考春秋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皆謂上世帝王之遺書故世傳圖之有志肇于索丘者蓋  
以索求而立聚之使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  
是亦圖籍然圖籍顧無恙于煨燼而索丘不為後作者之張本  
庸非隆古之初四岳領山川之象九州撫郡邑之分寂寥簡編

而為世所畧歟若夫夏書禹貢分析九州據名山大川之源委  
詳土產貢賦之豐歉詞意簡古雖非圖志而圖志之說自茲以  
廣至周則大備焉以天下之圖掌于職方氏以邦國之志掌于  
小史以四方之志掌于外史而地圖方志亦各有攸司天下後  
世不以興廢因革而迷眩其所自始所謂郁郁乎文哉良有以  
夫洪惟我

英宗睿皇帝大明一統志首沿革而次山川先人物而後名宦  
紀載之詳大有功于索萬貢而視漢之郡國志唐之十道圖  
宋之九域志皆不足多也猶歟盛哉稽我九溪乃古亮縣遺址  
宋儒蔡沈謂澧水經出武陵克縣西者是也謂之九溪者九溪  
之水會合于澧而東注于洞庭禹貢九江孔放此其一也虞舜  
放驩兜于崇山相距百里殷周為蠻貊所居戰國屬楚秦屬楚

姑漢立克縣晉屬天門郡後周屬北衡州隋屬崇州而古克廢  
歷唐歷宋而元皆屬慈利而州縣異名焉其分野雖在翼軫然  
翼南有東甌五星主蠻夷者是自開闢為南蠻之地審矣

國朝洪武初年尚屬慈利縣洪武辛未因蠻夏得中叛上命

東川侯討平之而衛治始建高城深池且據崇岡絕壁之地足

以扼蠻獠之喉襟而為荆楚之關鍵其官僚皆京師各省調

任軍士皆衡州德安梁克文物衣冠習尚言話始雖稱異而今

則一焉百年之久華風漸被夷俗自變西南一帶諸夷安其分

限無敢陸梁虎豹有在山之勢狐狸無夜號之警誠一方之保

障也始備禦于此者又轉而為廣西靖州之輪戍置此為無所

用武之地格苗之化于是乎可見正統八年始建武學特以武

職子弟恐不閑于教化終非有用之材設也邇來科目得人之



有文者就文者諸夷亦間有焉子  
人文之化于

可觀方輿勝覽謂此地人性悍直信  
今城池外慈利

民遺風尚存然衛城中冠婚喪祭悉遵家禮而黜佛者其信

尚鬼之流俗雖密邇一無所免焉其風俗之移易非王化之

漸被歟故曰王化之所關者蓋以其地始雖猾夏而終為夏所

變始雖曰武而終無武可施侏儻左袵之域禮樂衣冠之區干

戈介冑之夫縹緗鉛槧之士人文以著風俗以美邊疆以固中

國以安億萬載靈長之祚不于王化之大有以卜之也耶是則

輿圖之志化成天下之景象也成化丙戌衛侯樂公聲嘗延教

授表軼脩其衛志迄今五十餘年以漸而盛且大者如游宦之

輪蹄逕至名賢之製作交輝山川以人物盛而始靈景致以臨

題高而見重凡若此者不獲續載正德戊寅衛侯吳君綬奉都

憲吳公之文命員等纂起之且屬予序其事于前僻壤見聞不  
足以徧天下圖志而于鄉井土俗弼而奇髻而嬉弁而好或考  
之舊文或傳之故老謹按提學副憲張公通行九例核實而不  
敢為誣妄之說是為序

融佛老

江蘇通志卷之七

江蘇通志類終